

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

次序先王之通而學之

殷制大學為古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玄云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矇之所宗也

周制大學為東郊小學為虞庠

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放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為虞庠之制

又云天子曰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為名化道天下之人使之成士或云辟者圓璧也雍之以水而圓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取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各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凡立

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

鄭注祭義曰周布四郊之虞庠

諸侯學曰頹宮

頹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云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之上雍水外圍如璧故曰辟雍義取四方米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頹音泮

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違

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及景帝不任儒學竇太后又

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諸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文翁景帝時為

蜀守選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于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

蜀地由是大化北齊魯為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

翁始循史傳是時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

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襄固於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樂遠興禮丞相得封侯天下靡然何風矣

以為天下先舉遺諸經典遺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

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

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

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

會向病卒而止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通及王莽為宰

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

後漢光武五年初起太學帝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中元元年初

起明堂靈臺辟雍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幸辟雍初行

養老禮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九年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

不受經又為外戚四姓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自期

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

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弊鞠為園蔬順帝感翟醜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

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會順帝本初元年詔令郡國舉明經五十以

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

秋輒於御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

陳番恭幸爽等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自安貧童子穎川

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

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記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宋嘉

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太

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

官政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

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

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透達學道

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晉虞摯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

增添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也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於洛陽著慕學者始詣大學為明人滿二歲
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
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
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道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
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
亦為即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
試試通亦叙用

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
太學生七十餘人才注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
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之
子受教於師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振雜欲辨其沅渭於是制立學官
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人多故歷紀儒
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

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煩不可令
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
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
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符中常侍儒學
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
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
領之每舉太常共所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
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
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谷梁及鄭易皆
省不置博士。東晉成帝咸和三年袁環請興學校集生徒而士大
夫習尚老莊儒風不振穆武帝大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于時無復
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
其中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大元
中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

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簡文遂令人情耻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雅好藝文使何尚之立元素學何承天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帝數幸學温公論曰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贈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發明帝大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一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光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大學兩存焉

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獨開館字博士各主一館又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贈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京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太學於

城東後徵盧玄高允差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勵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

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都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

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贈

隋文帝詔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惟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生四門州縣學並廢贈。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有前代皆屬太常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孫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于京為設考課之法州縣皆學焉太宗即位益崇儒術貞觀五年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總攝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人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各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上四品五品及郡縣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上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日書

學生徒三十人以習學文六曰算學生徒二十人以習計數凡二千

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同諸生皆限年

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郡各五十員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

吏會屬察設鄉飲之禮通。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祕閣律學隸

詳刑考疑。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

月赦文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生徒化人成俗率由

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又敕諸州鄉貢見訖今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

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

載國子監置發文館知進士業。天寶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

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代宗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

請崇儒學以正風教勅曰須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畧太學空設諸生蓋

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序及此甚用憫焉其諸

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序及此甚用憫焉其諸

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
弁宰相朝官及神冊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
欲其業重重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
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
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共糧料及緣循理各委本司作事件聞
奏

唐館

弘文館

唐太宗即位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弘文館。高宗龍朔初置於東都
上臺生徒三十人

崇文館

唐太宗正觀十三年東宮置崇文館。龍朔二年置於東都東宮生徒
二十人兩館生徒並以皇族后親三品以上子孫為之

廣文館

唐太宗天寶九年七月置國子監進士館并博士助教各一人太學
以鄭處為博士至今呼鄭處為鄭廣文會西都六十人東都十人

修文館

唐中宗時置修文館學士員遷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矯等為之每游
宴畢從於是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尚儒學法讓之士莫得進矣

宋朝承五代之舊有國子監太學。太祖三幸國子監。太宗亦幸國
子監。真宗亦嘗幸太學由是太學翕然文風大振。仁宗天聖九年
青州王曾以州闕學教育諸生乃繕官舍為州學請國子監羣書上從
其請其後天下有請建學賜書與田並從之。慶曆四年宋祁上言於
是諸路州府軍監並皆立學校及二百人以上又立縣學。列聖相承
無不以學事為念。徽宗崇寧四年始行三舍之法建辟雍之學又慮
山林之士不能月書季政以遊歷存於是科場與學校並行舍法則歲
貢科場則隨大比之歲。宣和五年復罷舍法而一歸於科舉。高宗
重興太學而士風浸盛

又論

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因太祖建隆三年正月癸未幸國子監二月丙辰幸國子監六月辛卯復幸國子監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賚車駕一再臨幸為於是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上聞而嘉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四門顧見講坐左右曰博士李覺萬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齋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三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端拱二年三月以國子監為國子學。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興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後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悅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礪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頭束帛。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甲寅上幸國子監召學官觀倭倭講尚書大禹謨遂幸崇文院登秘閣觀太宗聖製墨迹惻愴久之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帛倭倭頌正第也。咸平四年六月丁卯詔諸路州縣有學校聚徒誦誦之所並賜執。景德二年五月戊申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館閣博聚羣書精加讎校經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國志乃姦雄角立之事不當傳布上曰君臣善惡足為鑒戒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鬪之書乎。又幸西京謁先聖詔河南府營建國子監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景德三年五月癸卯詔國子監學官月俸自今並給見錢。景德四年二月癸酉就西京建太祖神御又置國子監武成王廟。祥符二年四月辛卯今國子監舉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

士諸科各十人前詔止開封府泊所過州軍至是本監上言故及之。
乾興元年十一月壬午國子監侍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遊子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畧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無得差補蔭京朝官。
仁宗即位崇儒術以勸學者乃首命龍圖閣學士馮元以領監事特重之上曰講學之廢久矣執卷者不知經義非學校不興而上之教導有不至耶詔孫奭馮元薦博明經術者以名聞。
天聖五年正月晏承祖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希文方遭母憂寓居城下吳公請崇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伺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答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歆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各於湯屋朝廷者多其所教。
天聖九年青州王曾以州學闕學教育

諸生乃繕官舍為州學請國子監群書上從其請其後天下有諸建學賜書與田並從之。
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許壽州立學仍賜九經知州侍御史朱諫請之也。
明道二年五月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曾之請也。
三月乙未賜臺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
景祐二年三月丁酉詔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十月已巳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三頃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九州壬寅賜鄭州學田五頃十月壬子許蔡州立學十二月乙丑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景祐三年正月已酉許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三月癸巳許潞州常州立學。四月乙亥許衡州立學。五月戊子許許州立學。五月壬辰許潤州立學。五月戊戌許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八月甲寅許并州立學。九月庚辰許絳州立學。十月辛未許合州立學。十一月乙亥許江

州立學。景祐四年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二月丙寅賜常州學田五頃。十二月壬申給真定府路。四月乙巳賜宣州學田五頃。諸州學田各五頃。八月戊戌許華福二州立學。今須藩

鎮乃許立學。十二月乙酉給徐州學田五頃。寶元元年二月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三月己酉許穎州立學。穎非藩鎮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齊有請特從之。七月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寶元二年二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三月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十一月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康定元年正月壬戌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慶曆三年十月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庚申許廣州立學。慶曆四年春二月乙巳以

上清宮田園邸店賜國子監。三月己卯范仲淹言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

洙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此八人姓名各據李膺巨史蔡等合奏曰。伏奉詔。臣等

夫取士當求其實。則人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

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舍。保薦舉之法。詔曰。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天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

凡所糾條。可為永式。通鑑。慶曆四年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道。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區。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

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以路。王宮為錫慶院從之。嘉祐元年十二月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

身先之。雖盛夏必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

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
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宮舍處之豐
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
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子弟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
如故。嘉祐三年五月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
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三歲貢舉須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就
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內戶貫以圖進取非所以待遠
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為額
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縣丞管韶同校

學制類

○士門

宋朝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壬寅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內

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員足遠方之士待次而入者蓋百餘人諫

官滕甫劉庠並以為言故有是詔新記書增大學生百人舊記不書熙寧元年五月群

臣準詔議學校貢舉多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

奏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

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慮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矣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通經術者

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忠實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不至蹈襄季之風則天下幸甚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試議釋然矣編。熙寧元年五月知制誥宋敏求因轉對上言州縣有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師也請州置學官三歲一下務得士三百人今請二百人試詩賦論策糊名通考之如舊其百人請如赦文令州郡論薦轉運使審覈之太學生則委判國子監官至御試隨其所學而試之學有師故士不輕去鄉里隨其所學而試之則文辭經藝行實之人皆無遺也其後官不數變易太學建三舍命舉人以官州置學官三路取百人多敏求發之也。熙寧四年十二月辛亥詔每歲加賜國子監錢四千緡以增置學官生員用度不足故也。熙寧五年八月辛卯國子監外舍生以七百人為額日給食歲賜萬緡戊戌詔賜懷州州學牧馬草地十頃。熙寧五年八月戊戌賜太學生葉適進士及第為試校書郎陸州推官鄆州州學教授適處州人管勾國子監張琥等言適累試優等也。熙寧六年三月丙辰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選京官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

一員委國子監訓考通經品官及新及第出身進士可為諸路學官即具所著詞業以聞。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以光州固始縣戶絕田賜國子監贍生員太學西門修築射圃聽諸生遇假日習射並從管勾國子監黃履請也。元豐二年五月戊辰朔上批太學外舍生檀宗益上書所論完整學事頗有條理疑其應務之材在所司試判國子監李定嘗保奏自入學無殿罰同齋諸生辨其素行無缺可試校書郎充太學錄。元豐二年八月丁巳詔益太學生員舍為八十齋每齋屋五間命入內東頭供奉宮宋明臣管勾脩葺。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竊以取士兼察行藝則是古者鄉里之選蓋藝可以一日而移行則非歷歲月不可效今酌周官書考賓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今凡百四十條詔行之法太學生檀宗益上書言太學教養之策有七一尊講官二重正錄三正三舍四擇長諭五增小學六嚴責罰七崇司業上覽其言以為可行命定與畢仲衍蔡京范鏜張操同立法至是上之太學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

外舍生二千四舍生百總二千四百生員入學本貫若州給文據試而後八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則學官不與考校諸齋月書學生行藝以帥教不矣規矩為行治經程文合格為藝齋長諭學錄正直講主判官以次考察籍記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預籍者外內舍內舍生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外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以外補人行藝進退計人數多寡為學官之賞罰緣外舍為姦者論如違制律不用去官赦原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元豐三年正月辛巳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每經二人。**元豐**三年正月癸未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緡以國子監言歲費錢三萬七千緡而所入纔二萬三千緡也。**元豐**三年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十緡初給外舍生食人月為錢八百五十至是增至千一百緡也。**元豐**三年五月乙丑編修學制所言奉旨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

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應舉之法臣等有詳監子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乞應清要官親戚並令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毋過四十人從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乙未詔齊盧宿常慶穎同懷州各置教授一員。**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眾又言故相王安石訓經旨視諸儒義說得聖人之意為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字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爾妄意迎合傳意因欲發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呂陶言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則諷諭大學諸生凡程文字不可復從王

氏新義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亦聞安石之死而歆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車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元祐元年十月癸丑上官均言黃隱自官庠序將及一年考其行則倨傲自任傾邪無常論其學則暗於經術不燭義理興建三舍以來學規弛廢取捨失乎未有如今日者也願陛下擇祿公論早行罷免以副衆心訖不行

○元祐二年七月丁巳詔內外學官遷年三十以上歷任人充從御史

中丞胡宗愈請也學官自罷試多出近臣論黨宗愈言學者初中科遠導師席請擇長才當歷任者充選○本傳○元

祐五年十二月丙午岑象言近歲太學諸生無叩問師資之益學官不以訓導為已任必書省則多務燕閒少親讎校請立訓導之法定校讎

之課及開太學補試伺察不嚴有攸手之弊詔令禮部祕書省長貳詳

度以聞○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知開封府范百祿轉對言三事其一

曰太祖建隆元年正月是歲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端拱元年八月淳化

五年十一月真宗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國子監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已

卯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

龜符三品服伏望陛下詔有司檢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歲之暇而

賜臨觀焉今所陳幸太學可以美文明之化○紹聖元年五月辛亥詔

內外學官非制科進士出身及上舍生入官者並罷○紹聖元年五月

甲寅三省言學官已立試法耀洪吉饒潭夔利廣桂慶泉等州教授見

繫吏部差入詔自今三省選差○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甲戌幸太學

遂幸辟雍詔國子司業吳綱將靜各進官一等面賜三品服博士正錄

滿三考改合入官未滿三考入循兩資學生鄭南等十有六人授官餘

免省試免文解恩賜有差

詔旨大觀二年正月一日有御製辟雍記今附此崇寧元年八月二

十二日甲戌議建外學十月十七日戊辰初建辟雍御製辟雍記卿

舉里選之法掃蕩而士累於科舉學不為已捨本趨末道聽塗說以

應有司之求僥倖一日行不考素賢愚雜揉俾之從政不見大全鮮

庶寡耻無不為已歷歲千百有為之君雖絕俗高見其設施注措終

不能髣髴前古習尚卑陋市利之徒學非先王故也因誤承陋久莫

能髣髴前古習尚卑陋市利之徒學非先王故也因誤承陋久莫

不能髣髴前古習尚卑陋市利之徒學非先王故也因誤承陋久莫

能革性我神考稽若古昔訓釋經義興置學校崇建師儒天下之士
靡然向風始棄聲律雕篆之技遊意於道德性命之理矣朕奉承先
志追而術之罷廢科舉增教導之官即國郊之南度地相方建立黌
舍因先王禮以制之樂以和之之意命之曰辟雍外圓內方為屋一
千八百七十二楹以居天下貢士首善于京又潤色熙豐之成法月
書季考覈其行能待以歲月士無苟得苟失之患推三舍法施於天
下由外舍升于內舍內舍升于上舍由縣之上升于州由州之上升
于辟雍由辟雍以登于太學司成率其屬稽其籍考其成升其尤者
命之以官三年大比策以當世之務別其等差唱第於廷釋褐而任
使之教養之政覃及蠻貊絃歌之聲達于萬里父詔其子兄告其弟
相率以善曾不踰歲咸以行實聞于朝廷載在仕版已踰千計非祖
功宗德休養平治何以臻此昔鄭人毀鄉校詩人序而刺之曰亂世
則學校不修如今天下被教養之惠凡一十一萬餘人為屋以居之
凡萬一千餘楹計其所費錢二百四十一萬餘貫穀五十五萬餘石

庠序之盛多士濟濟視古無愧矣朕歷觀在昔教化成人倫明習俗
美至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蓋上有立道興教之辭下有志和守義
之士維持結固卜世三十十年八百其遺波餘澤然于後世猶有存
者則學校之數治道之首垂世之法無以過也文王作周其詩曰於
論鼓鍾於樂辟雍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其詩曰錫京辟雍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武王能廣文王以善養人施之天下而天下
服也朕克紹先烈於其庶幾乎大觀二年正月朔日記編

崇寧四年正月丁丑詔諸路州軍專置學事案差半分一名從通判鄭
州曹滋奏請也。崇寧四年正月甲午江西提舉學事司言考上舍有
地遠而學生少者難於差官乞併撫筠建昌於洪慶袁南安臨江吉甌
畢具合格人報逐州學參定升貢從之。崇寧四年始行三舍之法建
辟雍之學又憲山林之士不能月書季攷以遊庠序於是又設科場與
崇寧四年閏二月乙酉詔辟雍以待四方貢士在國之郊太學教養
上舍生在玉城之內內外既殊而高下未倫辟雍有司成在侍郎之次

國子有祭酒司業列於卿少而已事體不順合行釐正改辟雍司成為
太學司成總國子監及內外學事凡學之事皆許專達崇寧四年
四月甲申增立辟雍國子監等官謁禁崇寧四年六月己卯詔在
京釐務官本家有服異居大功以上觀聽充國子生見在太學者依此
改正內曾隨侍入州學者通埋月日從司成辭昂請也大觀元年
二月乙丑御筆以學校三舍陞貢次第著為令編通用令刪之首諸士
自縣學教養陞之州學州學教養分為三舍自外舍陞為內舍自內舍
升為上舍自上舍貢之辟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大觀
元年三月甲辰詔有官人與貢士同試合格者上等升二等差遣仍賜
上舍出身文學優者取旨推恩中等赴殿試大觀元年六月癸酉
御崇政殿引見上舍生李邦彥等二十六人孝悌進士三人賜上舍及
第釋褐以邦彥為承事即辟雍博士大觀元年閏十月乙未與三
舍大觀元年十二月壬午御筆八行八刑之士所在皆得以名聞
不限在學不在學今學制局申明行下從提舉福建路學事陳汝錫奏

請也大觀四年八月己卯詔策士于庭詎以世務深惟神考盛德
美意所宜遵承北闕學制貢士入上等者引見釋褐止以有參校而不
復廷策宣神考之志哉自今入上等者與中等並留太學以俟殿試其
上等入遇取名取旨。政和三年四月甲申宣義郎黃冠言切謂成周
之時有所謂選士有所謂俊士有所謂造士先王之命名不同如此而
後世則不論其人之成才與未成才不辨士之預貢與不預貢而均謂
之秀才則名之不正可知矣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縣學自縣學而
升之州學則通謂之選士可也其稱則曰外舍生及其才向於成而升
之內舍則謂之俊士其自稱則曰內舍生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雍
然後謂之貢士焉其自稱也亦以是而已若然愚智處宜賢不肖襲情
世之商賈工岐巫鑿卜益假進士之名而稱秀才者固不待禁而止矣
從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著為舍法革千載科舉之
弊進士固已罷去今賜承議郎徐樞進士出身顯於名實亦正乞改賜
同上舍出身從之政和六年三月癸丑御崇政殿賜太學上舍饒

州城瑀等十一人并宗子學及太監學上舍二十四人及第出身同出身並釋褐編長。政和六年八月己巳臣僚言乞降德音詔中外師儒之

官取程較文藝大槩以熙豐為標準體制各隨所長務得通經篤學之士黜浮偽剽切之文庶得真材實能以待朝廷之用詔割下太學國子

監辟雍編長。政和七年三月戊午賜進士求興軍景徹等一十三人上舍及第出身釋褐編長。政和七年六月癸亥前提舉求興路軍學事郭

民瞻奏乞將外任官隨行親內舍生遇所在州軍不繫試上舍年即依單經人法於學事司附試從之編長。宣和三年二月乙酉詔罷天下三

舍太學以三舍考選開封府及諸路以科舉取士州縣未行三舍以前應置學官及養士去處國子監太學官吏並依元豐舊制辟雍官屬及

宗學并諸路提舉學事管勾文字官並罷編長。宣和三年三月辛酉臣僚上言自三舍法行繫籍學生並免差科以是兼并上戶之家皆遣子

弟入學非人人俊彥也往往以厚科假手濫處庠序其中下之戶差科倍增老幼旁午於州縣力不能給或至逃亡今舍法既罷乞不許更免

差科從之錄。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太學酌獻文宣王御敦化堂合國子祭酒韋壽隆講書無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百官諸生並賜茶

又幸精微造十二齋命開府儀同三司梁師成總領重葺齋舍詔曰朕惟神宗皇帝稽古恢儒訓迪天下眷成周大比之法實寓六卿廼闢成

均肇行舍選褒制訂議積年于茲陳紀立經是為可繼異時議者乃欲推廣茲意咸墜四方緝為繁文濤張迂闊而翫歲揭日終莫能行士因

躋道塗牽攀較試仰事俯育咸啡其心致操行溺于豈浮藝文襲于剽切云克益遠朕甚憫之屬者祇紹詒謀一遵前烈惟克果斷自朕心適

觀厥成萬世無斁奚飭庶役增建大成命駕來臨式示延佇爾其敏修厥德日就月將用副朕樂育之誠以章先帝洪業休德無窮之聞惟爾

與焉亶茲在庭其體至意御製宣聖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彛布倫垂世設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學乃新

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宗詔國子祭酒韋壽隆為給事中秘書少監翁彥深為國子祭酒國子司業詹義為中書舍權邦彥為左司員外郎

學官僧秩一等三舍生釋褐免省試免解賜帛有差學生孔端朝先聖四十八代孫賜上舍。高宗紹興十二年十一月辛卯初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材上以戎事未暇至是上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原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于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之。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己亥始詔立太學養士既而合權以三百年為額仍復置茶酒司業博士正錄等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辛未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紹興十三年七月壬申特國學新成補試生員四方來者甚眾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驥等三百人。紹興十三年九月戊辰知建昌軍李長民言軍興以來學政中輟今和議既成儒風復振郡邑長貳宜兼學事以示優武修文之意詔從之。紹興十二年十月己丑侍御史李文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安慶輕環無行丁酉上曰太學風化之本使此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詔即罷之。並申興。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戊午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

比官年繪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紹興十三年

年十二月辛卯新知求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

生命祠給綾紙從之。並申興。紹興十三年十二月癸巳上謂宰執曰

學校者人才所自出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

才輩出為用秦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雖陷虜者往往能

守節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五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無名節今日若不

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紹興十四年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

三百人太少宜更增二百人。並申興。紹興十五年三月戊寅上謂宰

執曰朕觀古之太學有養士至二三千亦朝廷一盛事乃詔添養士一

百人。紹興十六年正月戊寅時太學養士已七百人戊子詔增為一

千人。紹興十六年太學之初興也春補就試者五千人遂分數場有

改名冒試至再三者秋七月辛未中丞何若言今秋補人數又多乞於

貢院引試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于此所繫甚大不可不革今日之

所養則他日之所為可見也。紹興二十一年時有贍學公田多為權

勢所占九月戊戌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今戶部撥以贍學。**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壬子進呈太學生員稀少欲令禮部措置上曰學校人材所自出元祐間名臣最多實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而教育未至每以人材難得為患何如所奏令有司條具以聞

臣等曰學校以教之王政之本也樂育人材菁莪之義也士不素養而求一旦之用猶兵不素練而責其一日之戰也太上皇帝興大學以養天下之士慮其未廣又下增員之令譬之嘉穀種之力者獲必豐養之至矣才難何慮失墮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張震奏論國子監已減正錄二員不宜復置上曰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材朕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墮。**孝宗**淳熙四年正月丙寅輔臣進呈**紹興**十四年幸學詔上曰今所降詔大意欲以崇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詔中兩語當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龔茂良等奏大哉王言誠得體

聖當以聖語諭學士令載之詔書上可之上宣諭輔臣曰諸生有兩經

幸字人宜並與補官龔茂良等奏前此該慶壽恩補官者聞可數人年老註學遂無所歸上曰如此尤可憫於是詔作該慶壽赦大學生七十已補官人如願在學者聽聖自此以後皆州縣學。**徽宗**崇寧二年五月

月癸卯詔廣州漳州各添置教授一員編。**崇寧**二年六月丙辰詔縣學生不及二十人處計依州學例并附近大縣一處教養編。**崇寧**二

年六月辛未給諸州州學印編。**崇寧**二年八月辛亥詔諸路縣學生見及一百五十人以上即以五十人為額以下即以四十人為額編。

崇寧二年十二月庚戌許諸州立學仍賜以國子監書從熙河都轉運司請也編。**崇寧**三年正月己丑詔諸路增縣學子弟員大縣五十人

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編。**崇寧**三年正月癸巳中書省勘會天下已置學養士士在學校月書歲攷行藝純備方與入貢其選頗艱而科

舉取一日之長人樂僥倖衆易以趨故異意與怠惰之人多憚於入學其失朝廷教養之意詔五路學生在學一年方許取應餘路在學半年

仍通縣學月日即取應人衆而學校所養數少雖令在學半年其不在學之人尚多者仰學事司較量相度聞奏編長。崇寧三年四月辛亥詔府界諸路提舉學事司契勘逐縣報如有餘剩即許額外增養學生編長。

○崇寧三年六月丙午江東路提舉學士司言諸州皆已置學唯廣德軍附宣州今學者漸多乞自置學從之仍詔諸路州軍未曾置學處並置學。崇寧三年六月丁未詔諸州戶絕田並充贍學不許出賣從提

舉開封府常平事李昉等請也編長。崇寧四年正月戊戌詔諸州學生增養及三百人以上置教授二員從權發遣蜀州張宗武奏請也。崇

寧四年閏二月丁丑詔應州縣學職事人並先選州學三舍生補充其特奏名進士曾在太學試中上內舍者許依條差所有見充職事特奏

名人如不曾在太學試中上內舍即罷編長。崇寧四年三月壬子賜旌雍手詔許令諸州學立石從新提舉廣西東路常平陳杞奏請也編長。

○崇寧四年八月戊辰給事中鄭居中言諸州學士百人立上舍額五人即是學生二十人合補上舍一人今乞餘分五人已上者更取一人從

之編長。大觀元年五月戊戌學制局奏開封府申乞立府學貢士額今取到禮部狀開封府解額二百人崇寧分撥下項三十人留充士著人

解額二十人入國子監充諸縣學生升國學解額餘人撥充諸州貢額又辟雍供到開封府學生二百九十三人一百六十三人諸縣歲升學

生一百三人府學生一十三人直學所會到畿縣升到有校定學生臣等看詳辟雍供到即日開封府學生并諸縣歲升學生止共有二百九

十三人今若依已留士著三十人并撥入國子監充諸縣學生升國學解額共五十人立為貢士定額即慮太多今欲以實在府學生每十人

聽貢一人零數亦貢一人至五十人止不足者闕之詔王畿率序初建學者未廣若不立寬額以俟來者則人無向進之意可以五十人為定

額編長。大觀元年六月庚午御筆令諸州學以御製八行編長。大觀二年五月庚戌提舉京西南路學事路璠言臣所領八州三十餘縣比諸

路最為褊小管學舍乃至二千三百餘區教養生徒三千二百餘人贍學田業等歲收錢斛六萬三千餘貫石切計諸學舍生徒田業錢斛之

數何翅數百萬此曠古所未有也乞詔有總會諸路州縣文武大小學
生并學費所入所用實數且成圖冊上之御府副在辟雍仍宣付史館
從之編。大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常州奉行學校推恩御筆手詔

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
遺材傳不云乎進賢授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實興之數較其試
中多寡惟常州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上賞之意其知州教授
特一轉一官大詔

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京西南路提舉路瑤奏乞學費所入所用載
之圖籍御筆

禮部掌教養之事學校之興內外協力今已就緒而養士之類舍宇
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載之圖籍掌在有司累年于茲廢闕
不具失職為甚可依所奏疾速施行大詔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詔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為名方今舉八
行以史多士尊六經以熟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曰稽古

編。政和二年五月丁卯新提舉秦鳳等路學士許穀言大觀新修諸
路州縣學教令頒行六年于茲諸路申明上煩訓諭教告者不可悉數
乞詔有司特加看詳擇其可使通知鑿板頒行使良法美意人人易曉
又乞以屏斥林伯達責降蔡疑等事鑿板布之天下並從之長。政和
三年五月十六日學校御筆

鄉舉里選三代所以賓興賢能以善養人者也今學校之興教養之
今修明備具矣比來浸失本旨至參以科舉罷發縣學給食之法害
令惑眾者非一可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其後降指揮更不
施行大詔

政和五年八月十一日學校增員御筆

學校以善養人設師儒建黌宇備膳羞教天下士十有三年道日益
明士日益衆庶幾於古養士之額尚循前數有司拘以定額士游學
校外不被教養於學者尚多有之則野有遺材矣諸路學校額及百
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下增一分之半即陝西河北河東京

東路學生數少者抑提舉學事司具可與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

小學

徽宗大觀二年正月三十日鄉村城市教導章榘令試義御筆

古者命之教然後學比聞上書及黨人聚徒立衆教以邪說所習非正違理悖義其能一道德同風俗乎除士子並合入所在學外自今應於鄉村城市教導章榘令經州縣自陳赴所在學試義一道文理不肯義理者聽之上書及黨人不在此限違者以違制論大詔

政和四年二月己酉中書省言小學生已及千人貢士教諭止十人恐不能總領兼未有勸沮之法欲分為十齋增與月給俸錢兩貫不許受束脩從之。政和四年十一月壬辰國子博士李邁言伏覩三舍造士肇自**神考**成于陛下近者小學生樂就長育人材之本實始於此遂立小學三舍庶幾臣切謂教化之行自內及外則自法不獨可施於有善之地固宜推而廣之使州郡小學遵敕新令分為三舍庶幾內外均一

從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縣丞管韶同校

學法類八行三

貞宗祥符七年八月辛巳詔國子監學生應子弟在監習業者除實是開封府外每人召京朝官二人為保識然後收試其保官須具印狀赴監編長

仁宗慶曆三年二月辛酉國子監言自今補說書官請以四人為定額及歲所試監生不合格且留聽讀三試不中者黜之仍請立四門學士以庶入子弟為生員以廣招賢之路並從之編長

神宗熙寧四年十月戊辰中書言近制增廣太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為額每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



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一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生員各治一經從所隸官講授主判官直講月考試優等舉業上中書學正學錄學諭於上舍入內逐經選六員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攷察取旨除官具有職事者受官訖仍舊管勾候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充其主判官直講職事生員並第增給食錢從之編。熙寧六年三月庚戌上言學校法終當革王安石曰此餘事恐久遠須立法命知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兼同修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羨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冊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國子監沈季長親嫌故辭雱命上弗許已而又命安石提舉安石又辭亦弗許編。元豐二年十一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切以取士兼察行藝則是古者鄉里之選蓋義可以一日而校行則非歷歲月不可考今酌周官書考實興之

意為太學三舍選案并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詔行之初太學生檀宗益上書言太學教養之策有七一尊講官二重工錄三正三舍四擇長諭五增小學六嚴責罰七業司業上覽其言以為可行命定與畢仲衍蔡京范鎔張操同立法至是二之太學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二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生員入學本貫若所在州給文據試而後入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則學官不與考校諸齋月書學生行藝以師教不疾規矩為行始經程文合格為藝齋長論學錄學正直講主判官以次考察籍記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預籍者升內舍內舍生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以升補人行藝進退計人數多寡為學官之賞罰緣升舍為姦者論如違制律不用去官赦原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編。元豐三年二月辛丑詔國

子監罷書庫官復置主簿增監厨使臣各一員增歲賜公使錢并舊為
千緒太學正錄二年為任通計大考聽改官三考與循資并增巡宿剩
貢并舊為二百人並從省詳學制所請也元豐四年七月己酉國子監
言學生入學乞同縣五人以上為保如犯第一等罰不覺舉者與罪許
人告賞錢三百千未入學以前違礙亦準其舉法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戊午王巖叟言太學條制本學生徒須在學聽讀
一年方許於太學應舉臣伏見特降但曾經補中監生人並許應舉詔
國子監立法請今次科場應自元豐三年興學以來在學前後通及一
年者並許取應從之編長。元祐元年五月戊辰詔孫覺同臨程頤同
國子監長貳看詳立國子監太學條制編長。元祐元年秋七月丙辰朔
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侍
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巖叟言內自
太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胥胥於程
文不憚奔馳豈其心哉緣此迫之有不得已耳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

用應詔編長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武學學官亦乞依此罷
試於是從巖叟之言也編長。元祐元年冬十月癸丑劉摯言太學條制
獨可按據舊條考其乖戾太甚者刪去之若乃高濶以慕古新奇以變
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夫職親於諸生而習知其情偽者宜莫如學官
也使其因人情利害而為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
局為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上
將見行修制去番修定嚴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行所貴因章不失
其當法令速成以便學者以述先帝興學之指以副陛下之意摯言高
濶以慕古新奇以變常蓋指程頤也頤所立條制輒為禮部疏及頤亦
自辯理然朝廷訖不行編長。元祐六年九月戊子禮部臣僚上言國子
監今欲令生員遇有請益許見長貳逐旬遇三日學諭出題內試賦論
許於經史子通出集長論解脫歸齋生論諸生次日早食前仍納旬終
送博士點檢仍間召生員以所納齋課於講堂上指諭委博士逐月遍
巡所隸齋詢考學生所業凡私試不鎖宿欲令不罷誦說從之編長。元

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繫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字多繁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若不復行祖宗三題舊法者未知朝廷所向取到國子監狀太學見管生員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內二千九十三人習詩賦八十二人習經義不兼詩賦以此可見中外學者習詩賦人數極多詔永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紹聖二年二月戊辰國子司業龔夬等言大學公試徐依元豐舊例差長貳監試輪差博士五員入院外乞朝廷差官五員共十員入院同共考檢從之壬午國子司業龔夬等言大學更乞不置掌儀添直學依元豐舊令置學論二十人從之紹聖三年十二月甲戌翰林學士承旨詳定國子監條制蔡京言奉敕詳定國子監三學并外州軍學制今條成大學校令式二十三冊以紹聖新修為名詔以來年正月一日頒行二年十一月詔諸州置教授者學生依大學三舍法考選外補內上八

生每歲貢一人內舍生每歲貢二人上舍生限當年十二月到京隨太學補試合格與充內舍生不合格許再試三經試不中者遣還內舍生不候試與充外舍諸路貢上舍生到京並撞破外舍生食諸路合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令通知專一管勾諸州試內舍上舍並監司選差有出身官一員與校官同考試仍封彌謄錄合用條貫今於國子監取索行下其外州不可行者比類條具申尚書省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右僕射蔡京請以學為今日先務乞天下並置學養士如乞所請乞先次施行

一乞罷開封府解額除量留五十人充開封府士著人取應外餘並改充天下貢士之數所有諸州單額各取三分之一添充貢士額一乞天下並置學養士郡小或應舉人少則令二三州學者聚學於一州一乞置州學並差教授二員一乞增置田產養士應本路常平戶絕田土物業契勘合用數撥充如不足以諸色繫省官田宅物業補足一乞以三舍考選法通行天下聽每三年貢入大學上舍試仍別

為號分為三等若試中上等補充太學上舍試中中等補充下等試中下等者補充內舍餘為外舍生雖補不及中下等或不及等及科舉遺逸而學行為鄉里所服委知州通判監司依貢士法貢入麥祭酒司業博士詢考得實當議量材錄用一乞令郡守監司保任貢士若貢士到大學試中上等及考送亦舍人多即等第立法推賞一乞諸縣置學於本縣委令佐學盡地利及不繫省雜收錢內補充費用一乞學生自縣學考選申州學一乞州縣並置小學一乞立學生在學升熟法一乞外任官子弟許入學取應在外官子弟親戚法不合在本處取應者許隨處入學即不得升補為貢在學遠及一年給公板許赴大學取應國子監詳各一乞州學職掌學諭教諭學長許差特奏名人一乞禁不得教學生非經史子書文字詔令講議司立法頒降內差將作少監李誠於城南開外塾逐修置外學

崇寧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甲戌興學校詔

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則風俗淳故教養人材為治世之本

務除京師置外學符其歲故升之大學已弊而論外餘並依所陳蔡京所請仍講議司立法頒付禮部施行

大詔

崇寧元年十月戊辰宰臣蔡京奏切以周制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王國之外則黨有庠遂有序鄉大夫由是以興賢能焉故王制述四代之學亦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先儒謂四代之學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其制不一要之內外皆有學也賈誼接大戴禮以謂禮有五學蓋本諸此歷代唯唐正觀間西夷皆遣子弟入學國子監三學之士至入千人神宗皇帝元豐二年始闕太學立王舍分命師儒以教養天下之士蓋有志於成周之賓興賢能也臣而奉德音詔天下皆興學貢士仍建外學於王國之南待其歲故行藝升之太學悉出陛下聖意合於先王建學之制而仰紹神宗皇帝之遺訓天下幸甚今具外學條件如左

一國子祭酒總治外學事今來既設外學其官屬欲增損欲依下項人數立定員數緣太學生將來減少撥入外學內外分為兩學亦須

量增官員今欲太學博士十二員減六員為外學博士增四員通作
十員太學正錄各五員今欲減二員入外學各增三增通餘五員其
餘職事人亦劾此增減外學官屬司業一人丞一人博士十人學正
五人學錄五人職事人繫學生充學諭十人直學二人齋長每齋一
人齋諭每齋一人外舍生三千人一太學上舍一百人內舍三百人
今諸路貢上既多則上舍內舍難拘舊額欲候將來貢試到合格人
即增上舍作二百人內舍作六百人處上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
一外學置齋一百講堂四每齋五間三十人一太學自訟齋以待學
生之不率教者令移於外學別置一外學生諸路貢到並入外學候
依法考選校試合格升之太學為上舍內舍生一見今太學外舍生
且令依舊法在太學候將來外學成日別取指揮一外學並依太學
敕令格式施行從之外學尋賜名碑雍長

崇寧三年十一月丁亥詔曰惟昔神考嘗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
舉之令其法始於畿甸而未及行於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

方成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禮文咸舉制
變大畧乃擇日謁欽先聖煊幸黌舍延見諸生擇其當論選者而官之
增佚博士如恩子弟朕所以勸勵學者可謂至矣然今州郡猶以科舉
取士而學校之法不得專行故士心所嚮未一豈朕之意哉其詔天下
除將來科場如故其外並罷州軍發解及省試法其取士並繇學校升
貢庶幾近洽古作人之隆紹先帝造士之美以稱朕圖治之意編。宗
寧四年正月乙未詔應入自訟齋進士及一年令太學勘會不犯第一
等罰從本州給公據許入太學及本鄉取應編。崇寧四年正月丙申
尚書省言諸路州學升補上舍不得過三分內舍不得過二分憲法行
之初升貢數少詔今歲權不以分數據闕額升補編。崇寧四年閏二
月庚午提舉開封府界學事路璣言朝廷立法增養小學生每人日供
一食其所費錢乞以太學生減半又言已補試在學生當免身丁其請
假除籍之人依舊應役並從之編。崇寧四年閏二月辛未詔應諸路
州學據學根餘數額外增養學生並依額內人條施行其崇寧三年三

月二十三日所降遇額內有闕即與縣學升補之人隔間補填指揮勿行緣。崇寧四年三月戊戌詔應學生試補已入學經試能終場免身丁自外舍升內舍免本戶役升上舍免本戶役外仍免諸般借借其應舉得免丁人自依舊額。崇寧四年四月壬子詔諸州縣學生試補入學經試終場及自外舍升內舍者免身丁內舍仍免借借升上舍即依官戶法其三月八日指揮勿行。崇寧五年七月甲辰詔已降指揮舉行學制比閱前後法令猶有未備慮失士心或因而煩擾有害學政可依下項

〔一〕天下學士既令歲貢將來入貢其數必多所有辟雍並令舊制仍依宗寧四年十二月已前指揮施行〔二〕退送學生既展一年俟之不為不又待之不為不盡比覽科舉舊法有因故理舉許特奏名推恩之法學生貢至辟雍三試退送之人所以患無歸學生貢至辟雍試不中并退送者並與理為到省舉數依例施行〔三〕州縣設學養士訪聞州縣官吏并頑惰並緣為姦下行收買飲食什物減刻侵欺搔擾人戶難與併辨細民受弊又人少學費有餘豐腴過甚人多不足則菲薄草具甚非教養均一之義緣學事輒科配率歛及下行買賣者徒二年吏人公人配千里因而乞取賍輕者準此其飲食仰學制所取大學見行法令酌中修立聞奏

崇寧五年八月乙酉詔學校升貢之法雖有崇寧四年指揮朕朝夕省閱未至詳盡理當增損諸州學以中格上舍生每歲入貢仍以解額均為三分每歲貢一分有餘分者第三年入貢即人不足者闕之太學試上舍生以與三年科舉相妨故二年一試今既罷科舉而每歲一貢其一年一試州學上舍生每歲春試秋下入貢限年終至辟雍路遠者季首發遣川廣福建貢士給借職券二千里以上給大將券並以學錢充天下置學教養多士考其行藝以復里選由縣升州不當復立補入州學之法容其輕進五路解額可以歲貢餘分撥一分貢武士周制三年大比今以三年殿試不失成周之意然試中上等及鄉里孝悌之人俟俟三年慮成淹滯可即推恩引赴殿前釋褐餘留太學以俟三年殿試

續○大觀元年三月甲辰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
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朕考成周
之隆實興萬民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
任孝悌睦姻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
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為者此官非其人士
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摺周官之書制為法度頒之學校明倫善俗庶
幾於古

一諸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姻信於
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
一諸
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耆鄰保伍
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八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一諸
八行孝悌忠和為上睦親為中任恤為下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
以時隨奏貢入大學免試為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開考驗較定不
錄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用
一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下

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為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
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為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
行而兼中等一行或兼下一行者或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一行或
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為內舍之選餘為外舍之選
一諸士以八
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外為
內舍仍準上舍法
一諸士以八行中上舍選而彼貢入太學者上等
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已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
褐法取旨推恩中者依太學上等法待殿試推恩下等依太學中等
法
一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為諸生之首選充
職事及諸齋長諭以八行考士為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
免戶下支核折變借身丁內舍免支核身丁
一諸謀反謀叛謀大逆
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家廟指斥乘輿為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
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為不孝
之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為不悌之刑殺人畧

財放火強姦盜若劫盜杖及不道為不和之刑謀殺及賣掠總麻已上親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為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違律為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為不嫻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交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為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者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已為不恤之刑一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自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不睦十年不嫻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編

大觀元年五月空日罷提舉河北東路學事葉常御筆手詔

詔曰稽古驗今作人造士比建庠序親製法令有能中選每歲釋褐命官不俟三年之淹可謂不次之舉八行異能之士不試而貢由鄉以外州由州以申朝非次拔用可謂非常之舉常身為提舉學事官乃不知此方進劄子乞立傑然在人上之法欲加升進法既不能詳

考其能舉職以教多士乎可罷提舉學事司別與差遣

大觀三年四月壬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等上**大觀**重修國子監太學

辟雍并小學教令格式總四十八冊設改正十三條條悉詔行之

大觀四年八月戊寅詔學校之法頒之天下奉行之初設官屬厚餼廩

所以勸趨向及今累年頗見就緒其間事貴經久理須裁適博士太學

五員國子五員辟雍十員國子令太學兼領辟雍省五員命官正錄太

學各三員辟雍各五員太學省命官學錄一員辟雍省二員國子命官

正錄各二員三省又省辟雍命官直學又辟雍巡檢一員兵士百人又

省國子監二年所增監庫官辟雍所增亦省八厨使臣一員依紹

聖格存留二員省崇寧四年所增一省縣學并州縣小學生更不給食

依**元豐**例類陪厨者聽川廣福建并二千里已上貢士給券條令勿行

多士悉由鄉貢慮有遺逸自今取貢額三分於大比前一年解發不入

學及雖入學而見繫退黜者方得取應仍別作一項貢士院即衮同考

校太學辟雍月試依紹聖格更不謄錄諸路所貢士試上舍以合格者

取十人為上等四十人為中等五十人為下等補武學內舍遂等合格人不足者聽闕餘不入等並充武學外舍生武學監厨官令國子監公厨官兼管司計止差學生仍令禮部取內外學制將衝改事件參定取旨頒降編。政和元年十二月丙辰鄭居中奏學法一百三十卷御筆裁成者列于卷首乞冠以政和所修為名仍乞付國子監頒降從之編。政和三年三月辛卯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徐昉言欲望應蔭補入官人須在學及一年不犯第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內兩試入等者與免試預公私第一名者特與比類銓試推恩庶幾一命之上皆陶陛下教養異時從政必能以所學措諸事業不獨為簿書獄訟之習而已詔令尚書省立法施行詔旨。宣和三年六月庚申尚書省言學校養士以待天下賢能可以作人材教士行興教化自縣學升之州自州升之辟雍升之太學然後命官則縣學為升貢之本令天下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學為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發法容奸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近來在學毆鬪爭訟至或殺人蓋令佐不加治訓州縣不切舉察提舉官失於提按以致如此不惟士失其行亦官廢其職今具下項

一州縣學生有犯在學校以下一學規徒以上若在外有犯並依法斷罪一州縣學生有犯教授令佐職事人不糾舉與同罪知運減一等提舉官又減一等若故縱並加一等欲令轉運提舉司契勘諸縣官對移上內舍登科人隨資序到任二年以下人充令佐於學事司錢內支食錢三貫如不是吏部注人替滿兩考人其被替人理一任減一考改官詔依編

政和三年七月癸巳臣僚言學生非實有真才而至師長位因而有所干請者乞嚴行糾舉冒濫恩愛重不負教養期待之意詔有犯依學規科犯論罰上。政和五年三月壬辰臣僚上言伏乞陛下留神學校度越前古創法立制纖悉備具而八行條目減資譽詔四方萬里當官者仰承德意守法不渝乃為稱職苟或觀望畏縮發格不行則誅罰之科殆不可誼御製學法內一項諸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

在用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為上舍一年不犯第三等以上罰升為
內舍仍準上法法意昭明可循可守諸路士人有能中選者學司州郡
自當遵奉詔條考察升貢然臣訪聞福州學生有天觀二年已保任行
實補於內外舍至今在學首末八年而不升舍者臣嘗詢考其故蓋緣
遠方當職官違慢有素又以中遭紛更阻抑學校故本路一面違法不
行至今使人人所存如此則陛下親製成法果何賴焉臣愚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委路不干碍官體究俟見實狀其前後違法官並乞重賜黜
責貴使學法悉行中外悚畏不勝幸甚詔令本州具析不升舍因依中
尚書省同。政和七年八月庚午御筆國子有官人限以入學一年方
許參選此法也今身不在學而以假告理年是為廢法自今除月給及
依令給假外並不理為在學月日特給假仍補填在京委太學在外委
本州當我官保明關申吏部如違犯人屏出學滿三年方許再入保明
失實者以上書詎不實論。重和元年四月丙辰蔡京等言取大觀元
年以後至政和六年六月以前應緣諸路學制續降指揮編修成較入

格式總一百七十三冊乞以政和續編諸路州縣學制為名與大觀學
制兼行上同

高宗紹興十三年二月己卯先是國子司業高闕言陛下復興太學凡
養士取士之法當取聖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闕曰有慶曆元豐紹聖
崇寧法有司未知適從若出於聖裁則行之乃久闕又奏舊太學辟雍
皆有御書今亦乞建閣以藏御書仍願特酒宸翰加惠多士上許之闕
又奏有一事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遠能使之
通經乎闕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上曰近侍讀官程瑀亦
論經術闕曰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
慮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試以雜文上曰詩賦亦雜文也闕曰
取士以經義為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為四場不能無礙蓋大學之法
旬有課月一周之月有試季一周之若加一場則課試之法遂紊自元
祐以來雖增為四場終不可行者蓋以此也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
論策各一第三上可之庚辰明其分三場乞求為定式時闕又請在學

人定三年歸省之限詔可上曰舊有九年之法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
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長。紹興十三年九月戊辰司業高闕因
經筵講畢奏曰國子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已來雖
二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闕曰
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華皆不可犯上曰朕亦聞之此
美事闕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
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趣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辟雍之禮言未畢上曰
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闕未知之也先是闕請修監舉
法以元豐為主詔令較令所參修至是成中典

研書日考索卷一二十八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縣丞管韶同校

國子監解額

宋朝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癸亥增國子監進士解額二十人長。天

聖七年八月甲午詔國子監進士自今以五十人為額編。慶曆元年

八月癸巳詔國子監今歲解發進士諸科各特增二十人長。慶曆四

年十一月戊午朔判國子監余靖言臣伏見先降勅命并貢舉條制國

子監生徒聽讀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

軍府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貴人並以入學所習三百日舊得解人

百日已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敕命曾到省舉人與免聽讀內新人顯

有事故給假並與勘會除破其如今非畫一難以久行勿以國家興建



學校所以將入育俊秀而訓導之由是廣學宮頒學田使其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伏緣朝廷所賜莊園房錢等贍之有限而來者無窮若偏加稟給則支費不充若自營口腹則貧窶者衆日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本心同於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臣以為廣黌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國家有厲賢之風寒士得帶經之便欲乞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願聽讀滿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將來取解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不滿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舉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立州學處亦取情願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貴寒士營生務學不失其所乃詔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編。慶曆四年臘月戊戌詔自今解發進士太學以五百人開封府以百人為額舊制開封府三百三十五人國子監百六十人。熙寧八年合為一以解額通取至是復分而太學生數多故損開封解額以益之編。皇祐五年七月戊子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別頭編。嘉祐三年五月

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間歲貢舉須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就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內戶貫以圖進取非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編。神宗熙寧元年五月戊戌國子監言自來補試國子監生以六百人為額今科場三年一開切見開封府國學各增解名三分之一四方士人以此盛集京師欲乞監生人數亦展一分以九百人為額從之編。元豐三年五月編修舉制所言奉旨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應學之法臣等者詳監以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乞應清要官親戚並令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毋過四十人從之編。哲宗元祐七年六月癸五禮部狀近準都省批狀勘會開封府遇科場歲多有四方舉人冒貫畿縣戶名取應及太學生員依條須在學及一年方預就試其間有未及一年之人亦不免有寄貫取應之弊檢會舊

制國子監取應舉人先於廣文館補試給牒取應今欲復置廣文館生員今再行看詳開封府進士解額一百人即乞依舊外將本府諸科二百人并國子生四十人共為二百四十人解額並撥屬廣文館廣文館生員以二千四百人為額并國子監狀太學生員上舍一百八內舍三百人外舍二千人。元祐五年發解國學舉人每五人四釐二毫一忽解一人詔依禮部所申今後太學舉人并國子生發解並依元祐五年發解取人分數施行編。紹聖三年二月甲午罷廣文館解額及將國子生四十人發還本監從之編。

武學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出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于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為訾古之為學必取士取士必文武其教養之法非有二也堯舜尚矣舜之政猶見於書益稷曰侯以明之蓋以射侯之禮致衆而論士則文武皆其選也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

武宣二途哉王基先生諱贊文

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

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鉞隸韓彭黥徒布鼓刀饒販繒矍之賤自是之後雖有勇猛知兵之選帝始立勇武明法之科帝詔舉明法戰陣詔舉武猛將皆特安詔舉武猛謀謀帝詔舉明戰陣之畧諸公車彊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者

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

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探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矢部其選用之法否之道故不復書唐志

元宗開元十九年滎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武學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取自古名將十哲七十二弟子肅宗乾元元年不以張良配享。上元元年太公重追封為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正元二年刪去十哲

德宗正元中闕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於是諸侯爭言太公於聖人非倫也宜去王號獨令狐建以為勿進王爵宜以特祠為武教主自是始有武學為文者習章句而強武士為武者習騎射而諳文儒二者殆若水炭矣王堯文

宋朝太祖皇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秋晝之禮。修武成王廟令張昭寶儀詳定配享功臣以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並退之復升灌嬰耿純輩梁周翰表陳其事上曰升降之制蓋有所懲勸周翰未知忠耳開寶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悉令罷之。開寶八年詔郡國有文經武畧堪任用之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具名以聞仍速赴闕當考其臧否以進退之並要

太宗皇帝幸武成王廟指郭子儀李晟畫像咨其功業且曰德宗為奸臣所誤非此則祚去矣事

真宗咸平二年上北征趙安仁上言當今有至要者五其三求軍謀今武舉已行其軍謀深遠武藝絕倫科望依唐故事

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才識兼茂耻為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武舉者激張馳射儕於卒伍所得庸妄鄙淺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能警勵有廉耻則焉肯為卒伍之事乎臣請詔近位及藩鎮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諫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皇。蘇洵上書可復武舉而為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之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麤材而以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其取人太多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且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皇。天聖七年閏二月壬子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

焉編長。天聖七年因唐之制置武舉應三班院使人文武子弟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取應先投軍機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所業視人才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問策一道合格即引見召試會。寶元間詔兵部試武舉人以策論定去番以弓馬定高下聖。慶曆二年十二月壬寅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為武學教授從賈昌朝之言也編長。慶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嗣。慶曆三年八月戊午罷武學改武學教授太常丞阮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既立武學議者以為古名將有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寧專學孫吳立學無謂故亟罷之編長。慶曆三年後胡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以下皆明經首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梅堯臣兼隸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中選子孫有智畧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年必

有成效臣已選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明。皇祐元年八月丙戌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畧等三十七人授官有差編長。皇祐元年九月己未詔曰國家采唐室之舊建立武之科每隨方聞之詔並舉勇畧之士條格之設歲叙已深然而時各有宜今異於古尺籍之衆既以其技力自奮於行伍之間武弁之流又用其韜鈴自進於軍旅之任來應茲選殆稀其人如聞所隸習者率逢掖諸生編戶年少以至捨學業而事籌策矯溫淳而務褻猛紛然相效為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風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罷試於兵謀俾專由於儒術尚慮積習且久頗更為難就其等倫裁為規制其將來武舉科場人曾經秘閣考試者即許投下文字外更不許新以取應以後科場令罷武舉一科大詔。皇祐中嘗罷是科言事者以文武並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為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有擊刺拋射翹傑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委以巡警之司縣尉之職觀其提一旅之衆佐一司之重能激厲士卒剪滅盜賊然後取

而用之豈不利於國家乎豈有不勝於卒伍而為之乎惟陛下復之無疑。嘉祐八年密院奏以為文武二選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不若素習翰畧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况今朝廷所用人稍有稱聲者多由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明矣。

英宗治平元年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按會要嘉祐八年十月八日帝詔初建請治平元年三月二日王圭等上條件二十一日賈黯乞試翰畧四月九日詔六月十五日并八月十九日密院奏皆武舉條件今依實錄聯書之仍畧刪修使不相祇悟蓋嘉祐八年始議治平元年九月議定乃降詔其降詔因緣密院建請并治平元年九月方建請也。

神宗熙寧三年八月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奉敕考試武舉人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畧緣弓馬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崇武學之意况試弓之法挽與記齊尤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

既者嘗聽就試中書請如舊制上批再相度卒如中書所請。熙寧

五年六月乙亥樞密院宣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凡使臣未參班并門蔭草澤人許入學給當善集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歷代周兵成敗及前世忠義之節足以為訓者講釋之。熙寧五年初密院修武舉條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書墨又王安石恐入官太冗兼近方以學究但知誦書反愚魯不曉事廢之今又置武舉墨義一科其所習墨義又少於學究所取武藝又不難及則曰時為學究者乃更應武舉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補於事上曰朕亦語密院以墨義不可用至是再進呈武舉條制乃悉從中書所定。熙寧五年立武學於御路之側於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元豐二年其策武士有曰朕以經法先聖莫不以兵為大事是以設科置學冀足以延知兵之士。熙寧五年閏七月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為額遇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

人遇生員闕額入學者聽仍免試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發中的或別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者並為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三班使臣無贓罪及私罪情輕仕族或草澤人無違負亦聽入學量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孫具六韜又十道以互通為合格春秋試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雖不應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畧可用式策試策優等悉取旨補上舍武藝又進者樞密院審察人材旋加試恩

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以下至旋試用並以選舉志增入實錄武學言乞在學生員春秋各一試至三十人為額又三班使臣至五通為合格並繫之八月八日令并從本志入此又實錄六年八月一日與此相重畧有不同處今兩存之編長

熙寧五年九月辛酉詔武學士試大義十道分兩場從御史劉孝孫請也後試武舉人亦如之編長。**熙寧**六年八月壬申朔武學言春秋試法

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補上舍生雖不應格而能精曉術數陣法智畧可用或累試策優等別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畧累在下等者復降外舍上舍無過三十人別齋增給食如累試人優等及武藝進者上樞密院審察人材試用從之編長。**熙寧**六年九月辛亥御崇政殿試武舉進士凡武舉初試義策于秘閣武藝則試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策于庭於是詔武舉人策入優等武藝又入優等與右班殿直武藝次優與三班奉職末等與三班差使減磨勘二年策入平等武藝優等與奉職武藝次優與借職次等與三班差使減磨勘二年末等三班差使編長。**熙寧**六年九月丁巳賜武舉進士文煥及等注兩使職官熙河路準備差遣候抱真而下二十三人授以班奉職借職差使緣邊差遣後復賜煥進士及第為梓夔路察訪司準備差遣編長。**熙寧**七年二月庚午樞密院言武舉補試生員前此無立定時限四方游士困於伺候乞隨在學上舍生以春秋二時引試仍下進奏通行庶使遠方通知朝廷招徠之意從之。**熙寧**八年七月戊辰試武

舉人先試孫吳六韜大義共十道為兩場次問時務邊防策一道與鎖
廳人同考試馬軍司試弓馬差官監試武舉試格前後參錯至是始加
裁定編。熙寧八年八月庚寅別試所言武舉人試孫吳六韜大義六
韜本非全書義理訛舛無所考據欲止於孫吳書出義題從之編。元
豐七年十一月丁未詔應武舉及試出官並依進士討大義一場第一
等取四通第二等取三通第三等取二通並為中格從司業翟思朱服
所請也編。

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寅省詳大學條制所狀續准指揮國律武學條
貫令一就修立檢準官制格國子監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算學五學
之政令。元祐六年十月庚午幸武成王廟

徽宗崇寧三年九月壬辰詔諸州學別為齋舍教養材武之士隨人數
多寡許令入學並依進士法其考選較試并補取令武學條制別省詳
修立頒下編。崇寧四年正月丙申尚書省言乞諸州教養武士附于
州學參酌武學成法修立考選等格從之編。崇寧四年六月丁丑詔

諸州武學胥射馬許私置不得過五疋仍官給草料如不能私置用學
事司錢置三疋編。崇寧五年九月甲寅學制局言臣等檢會崇寧三
年九月二十二日朝旨諸州縣學別為齋舍教養武士續有條畫頒下
諸路後來入學之人已多昨因今年二月廢罷未曾復置臣等伏觀御
製學校新法內一項逐州詳額五路已有指揮十人取一名可令前旁
所解額於數內以一分充貢武士額臣等未嘗今來立教養武士法合
依舊通行天下或止於三路五路施行乞降睿旨別具合措置事件聞
奏御筆山西出將氣俗使然所當先者至如餘路間亦有之平治之時
武不可廢可依已降指揮置武士齋仍以所給詳額取一分充貢額有
則貢無則貢文士編。天觀元年十一月庚申御筆天下材武之士漸
何學校今在學之人多寡不同訪聞河東路有六百六十人貢十人永
興軍路有一百九十人亦貢十人多寡相遠未為均當可以諸路並以
在學人數十五人貢一人編。天觀二年七月辛未前宿州州學教授
胡伋言乞武士與文士別場引試及馬射八斗九斗一上槩並理作分

數從之長。○天觀三年十月丁酉知樞密院事鄭君中等上大觀重修武學并諸路州縣學武士敕令格式等二十七用詔頒行之長。○政和元年正月己丑詔武士舉額可以國子監所立一百六十九人之數下諸路充貢額武舉省試舊來正奏名止三十人六觀元年已後所增入數比舊奏名猶多二十人本為貢士今來科舉可於舊試奏名額內除餘三分充科舉奏名長。○政和三年三月丙辰詔武舉博士依太學博士法朝廷差人長。○政和三年六月丁巳詔武舉州縣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餘依四月三日已降指揮長。○政和三年六月丙寅武舉博士孫宗鑑言武士馬射射親之格上梁中貼皆有等第分數而中的獨為闕文則貼廣三尺二寸而的又十之一其工拙不同明甚今一中貼比兩上梁乞以一中的比兩中貼從之長。○政和三年八月丁丑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陳道言大觀武學令諸外舍三經公試若內舍三經試上舍而不與并貢或三犯第三等以上罰者外舍除籍內舍乞欲乞於曾犯第三等以罰字下添及三經校定而不與選十字悉

免虛占學籍有妨後學從之長。○宣和二年七月丁卯詔武士該貢人特許貢發小學上舍上等特許赴來年控試如合格與補太學外舍太學學俟殿試人特許赴來年特奏名試長。○宣和二年十月己巳尚書省言契勘州縣武學已罷內外額入在京武學人乞依元豐法試補入學舉試入舊制契勘武學外舍人類試取一百人同上舍生發解緣科舉已罷今比例新舊法令尚書省於大比前二年春季檢舉降敕下兵部依元豐法奏舉其備舉人限當年冬季到闕與免補試入學充外舍生依與校定人赴次年公試其考選外補推恩並依大觀武學法從之長。○宣和二年十月甲申臣僚言州縣武學已罷諸路見任武士教諭總二十四員自今隨事減罷今京畿京西路申明乞罷者才三人爾其在任者猶眾也契勘雖有武士該貢人特許貢發指揮而諸生弓馬行藝已成校定無所加損其於教諭無委職事特降旨並依省罷從之長。

高宗紹興三年四月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之格以科舉人數

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
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量
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上曰賢將與
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唯以安社稷
為事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職勝攻取為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
社稷久遠利害要須駕馭用上又曰文武之事雖同而事實異世稱
衛霍不薦士為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
不與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紹興十六年二月壬戌上以文武之
道不可偏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為額置博士員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以就緒而
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具以聞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壬戌進呈保義閣門祗候趙應熊擬江南東
路安撫司准備差遣上宣諭曰朕觀應熊聽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可
謂有用之材徽宗皇帝時如馬擴馬識遠皆以武舉擢用今來所得亦

不可謂無人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准備將處之以養資望
上曰善

臣等曰文武之判久矣儒者悉不知兵而勲門將闕號為知兵者又
不過善擊刺工騎射臨陣能死敵耳其知不足言也故太上皇帝恩
得有才用之惜乎有司不能推原聖意所出也夫有軍功有捕
盜賞有武臣蔭補而又設為武舉一科或者其不止於求騎射一藝
乎今有善兵如孫贖知權識變如張子房而足不便鞍馬力不挽石
弓則有司望然拒之曰非設科意也嗚呼其亦拘矣誠願詔舉者先
韜畧後騎射而明告之以馬擴馬識遠必用之意使天下曉然知畏
時長驅伊落而泥封函谷者在此而不在彼歆然慕之遲之數年縱
不得人獨不愈於盈天下韓范使與郭狄等伍以倖萬一之歡乎

孝宗即位創置武學。○乾道元年上問輔臣曰近日曾有武人赴試否
洪适奏會有數人至都堂投狀乞試已行下吏部令赴武學收試上曰
前時立法亦不至嚴否适奏繫文臣銓試舊法十人取七人今武臣既

不能弓馬須要試七書義亦少抑入仕之路上曰得他少知義理其好
○乾道九年輔臣進呈樓源乞令太學生習射藝事上曰古者命將在
公卿之列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鄭聞奏射御六藝之數古之文武未嘗
分也上曰紹興重修學令既許習射可令有司討論上又曰向來主津
園燕射唯武臣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與射可併討論以聞○淳熙元
年輔臣進呈正奏各進士射射殿最上曰進士射射前來未嘗舉行今
可將中上人優加旌賞以示激勸○淳熙元年詔近舉行燕射之禮
可令臨安府於城內踏逐近便寬閑地段建置射圃以備百僚職事之
餘習射○淳熙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間
有黎華者遣內侍問姓名上曰觀其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閑居宜畧
與旌別既而傳旨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注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
一規矩今將帥稍知書曉文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今習孝經使文
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

總論

有文學有武藝養之於志而先也有文選有武選用之於既養之後
也然則科舉之法既有文學矣焉不可武舉乎宋朝制科有六而武
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畧武勇之士時蓋天聖七年也行之二
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而復是故以宋論定去晉以弓馬定高下實
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時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而取
士則其得人當不居唐之子儀下而或者猶曰弓馬不過養材策論亦
為無用蘇老永之論謂不若方畧有謀者之可用也武舉者蹶張馳射
儕於卒伍稍有兼耻則焉肯為富文忠公之論謂不若威果武畧之堪
任將帥也是則然矣然亦嘗觀嘉祐議臣之奏乎今朝廷所問稍有聲
稱者皆由武舉而得此其所取豈得謂之無益於世者如富如蘇之論
特不過謂來者猥多取者不擇而豪華之士有不屑就焉爾如執此以
議武舉君子謂之不知務事

並見前
林嗣文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後集

群書考索卷之三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士門

宗學

范曄有言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能勵行飭身者蓋寡所以立之學者豈特使為章句儒鈞爵取祿者邪教之明人倫而已人倫明則重犯法重犯法則賢才成而可以為維城之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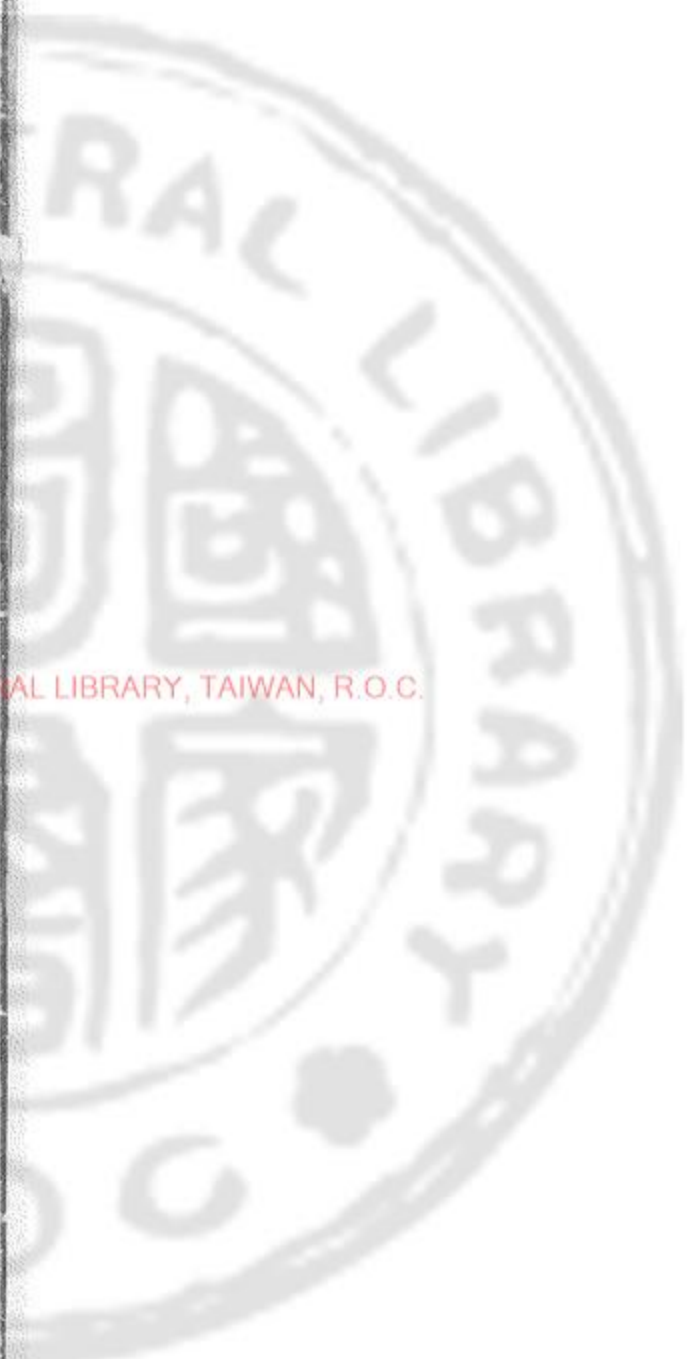
記言庶子之正於公族漢之郡國而置宗師唐正觀王國而立學官

則訓導之官也苟能謹其選則糾察防範若得其道則天泚夢源駸

駸然並為君子之歸矣昔欒伯請公族大夫晉侯曰苟家博惠晉大

夫荀檜文敏荀之族鷹世界敢欒鷹無忌鎮靖韓使茲四人者為之夫

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博惠者教之文敏者導之果敢者諗之鎮靖



考索身卷三十一
者脩之以列國之於公族猶知擇公族大夫以訓誨之如此况天子乎國

宋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學官詔曰朕以宗枝甚衆而誘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為之教授傳不云乎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子弟之學非尊屬勉勵則莫知勸若不率教其令尊屬同以名曰太宗正司教授不職太宗正司察舉以聞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况為學之道尤戒中正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情可召舍人論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宏詞宗學記云高山大麓固豫章括栢所宜生也今以公族之盛其材多固宜然世遠而益繁而教養之法未廣哲宗皇帝明詔加恩為宗子建學以成神考之志

甚盛德也臣遇幸得以文字載其本末惟古帝王莫不以學為大務而其教皆自近始文王之時無射亦保要必臣御家邦為叙至周官成均教國子其法益詳而同姓先焉蓋古之政教遠近親疎固有次第如此惟漢襲秦之舊厚戚里而疎公族明章之政於時為盛然為四姓小侯建學以東觀書攷之蓋南陽宗室有不逮者至其甚則親者見嫌疎者不錄信厚之風安得而不襄甚可嗟也惟國家聖聖相承其教皆以親親為本勸獎宗英唯恐居後逮神考時法益詳宗子益秀出往往折節從學問見試用可觀采今益廣學校為建師儒凡諸侯官學之所建者悉居之其教養勸課與夫簡試升黜之法皆視太學

徽宗崇寧元年十一月庚戌起居舍人鄭居中言欲乞諸官學別以儒臣專提舉學事或選宗正寺長貳以學事隸之詔諸官學若宗正事長貳提舉大觀二年三月戊午兩官仲孫唐突言官學無官宗子三經公試不中乞特與升補內舍有詔放罪而大宗正司執政當行故也並長
大觀二年九月己未御筆宗室升貢試或不中自今許入國子學初

學制局議遣歸本學上以為庶士既得辟雍不可薄於宗親故有是詔
上。○大觀四年八月乙酉詔宗子升補上舍繫比舊日宗室應舉之人
得解其赴貢士舉試繫此省試今不經殿試便分三等命官錄熙豐未
有此法可依貢士已降指揮並留俟殿試其上中等人遇唱名取旨上
。大觀四年閏八月甲寅工部尚書李圖南上宗子大小學教令格式
二十二冊詔付禮部頒降上。政和二年四月庚戌禮部言大觀三年
貢士弁宗子上舍與進士同釋褐就瓊林苑賜宴今合取旨詔宴就辟
雍仍用雅樂差知舉蔡疑押宴詞

高宗紹興十二年七月時因有宗子犯法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
官今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為惡事。紹興十二年十月
己亥上謂宰執曰今後宗子許於所在入學令與寒士同處仍別作齊
庶盡變積習異時文行有可取也

四門學

宋文帝永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永嘉十六年命何尚之立元素學何
丞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後魏孝文帝遷都洛邑立四門小學

詩靈臺疏頴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四門之學謂之太學

北齊隋皆有四門學開皇二十年廢

唐高祖詔四門學生百三十員。高宗龍朔二年東都四門生三百員
俊士二百員西京四門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
子男之子為之共八百人以庶人俊造者為之

律學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胄子律博士

隋律學隸大理寺

唐武德初隸國子監尋廢。正觀六年復置

高宗顯慶三年復廢。龍朔二年復置生三十人

宋朝神宗熙寧六年於國子監置律學。熙寧七年五月壬戌國子監
言太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朝集院為律學外羣尚百餘間乞盡充

學舍從之初太學地甚隘其東為錫慶院又其東為朝集院慶曆中始以錫慶稍益之未幾復罷後胡瑗至乃復錫慶後堂及二燕容諸生仍必齋筵更衣位置行堂遇乾元節賜齋筵尚權以錄行堂更衣至是并朝集院賜之以舊二學為至百楹學者以千計編。元豐六年四月壬子國子司業朱服言相度入律學命官公律律義斷案考中第一人乞許依吏部試法與注官其不學生或精於律義斷案就律學公試中第一與比私試第二等注籍從之編。

徽宗政和六年六月丁卯戶部尚書兼詳定一司敕令孟昌齡等奏今參照熙寧舊法修成國子監律學敕令格式一百條乞以政和重修為名頒降從之編。

書學
隋國子寺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
唐武德初廢。正觀二年復。高宗顯慶二年又廢。龍朔二年東西都復置石經說文字林為穎業。

宋朝徽宗崇寧五年正月丁巳詔書畫等鑿四學並罷更不修蓋書畫學於國子監辟截羣字充每學置博士一員生員各以三十人為額上。大觀元年正月甲午大司成兼侍講學制局編修官薛昂言修整書畫學界工額各三十人為兩齋從之上。大觀元年正月乙未書畫直學劉應漢州進士張適並為將仕郎應書學適畫學論上。大觀元年三月甲辰詔書畫學並依崇寧四年十二月已前敕令式人額等其後來裁損指揮勿行上。大觀四年正月庚戌登仕郎長沙縣丞朱克明為書學諭克明言許氏說文其間字畫形聲多與王安石字說相舛撥其尤乖義理者凡四百餘字名曰字括乞委官刊正國子監看詳克明字括並以字說為證頗見用心然字說與說文不妨兩存難以刊正而克明特有此議編。大觀四年三月庚子詔六藝皆聖人作廼者增學舍置師弟子而入流命官寮有區別其令鑿學生併入太監局養學生入太史局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置學官三人吏等。重和元年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生程栢筠奏王安石

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為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累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偏傍傳習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目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丹丹青之類從丹藤不有辯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可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也臣切見國子監有唐人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所以辯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而蔡許之學顧有未盡如是從日而從月昏從氏而從民謬疾者甚衆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為正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大學官集衆修之上。宣和六年正月己未詔置提舉措置書藝所以杜從古徐兢米友仁並為措置管勾官生徒五百人為額義正文法鍾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真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日會試有并經義舉人貴游子弟又分士流雜流為二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世南書狀七

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兩母蘭陵郡大夫人張氏告及徐浩新贈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頒^唐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廢故特置是局

算學

附書畫

隋國子寺統算學

唐廢。正觀二年詔隸國子學

高宗顯慶元年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置令習李淳風等注釋五曹孫子算十部算經為二十卷行用顯慶三年詔以書算學業明經事唯小道各擅專門有乖故實並令省廢。龍朔二年東西都置九章五曹周碑為韻業。國子監領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學

宋朝神宗元豐七年正月壬戌吏部乞為四門選補算學博士闕從之徽宗崇寧三年六月壬子都省言切以算數之學其傳久矣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舉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之盛時所不廢也

神宗皇帝將建學焉元祐異議遂不及行方今紹隆聖緒則筭學之設實始先推而行之宜在今日今將元豐筭學修制重加刪潤修成勅令冠以崇寧國子監筭學勅令格式為名又言切以書用於世先王為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蓋一道德謹法守以同天下之習世衰道微官失政廢人自為學習尚非一體盡各異殆非所謂書同文之意今四方承平未能如古蓋未有校試勸賞之法焉今欲徵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簡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日所有圖畫之技朝廷所以圖繪神像與書一體今附書學為之校試約束謹修成書畫學勅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寧國子監為名並乞賜施行

却省上崇寧國子監筭學書畫學勅令格式詔領行之只如此書自可也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並罷元豐七年十二月初置筭學博士及學諭十八日罷筭學

始置書畫筭學天觀三年三月壬戌禮部太常寺言筭學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鄭荆三國公為配享及十哲為從祀自昔著名筭數之人繪畫於兩廊欲乞加賜五等之爵然後隨所封以定其所服之服

按吳時傅時為禮部員外郎方興筭學欲以黃帝為先師時言朝廷祀黃帝祝版稱聖祖著臣名春秋釋菜孔子正中祀數學乃六藝之一若以黃帝為先師則當用大祀或中祀也遂止此皆從祀文宣王廟或是因時議然十一月七日丁未竟以黃帝為先師又所奏七十人但疑從祀初未加封爵却恐十一月七日所奏合移在三月十八日以前更須細考之吳時行狀云朝廷不能決集禮官博士議遂易黃帝以諫首此又與詔旨實錄不合並須細考

宣和二年七月己未又詔筭學元豐中雖存有司之請未嘗興建又所議置官不過傳授二員今張官置吏考選而任使之大畧與兩學同既失先帝本旨賜第之後不復責以所學何取於教養可並罷官吏依舊罷法應文籍錢物令國子監拘收編

醫學

唐太宗正觀三年置醫學

宋徽宗崇寧三年六月辛酉講議司言熙寧九年嘗置太醫局教養
生員分治三學諸軍病患歲比較等第給錢元祐裁減浮費遂行廢罷
今已到置醫學教養上醫外所有本局並合興復從之編。崇寧四年
四月壬子禮部言太醫局太方脉局生郭稽中等充四川醫學教授乞
國子監應干醫經方書各賜一本從之同。政和三年閏四月辛亥尚
書省言檢會太醫令裴宗元劄子乞就太醫局復置醫學詔依所乞外
方難得醫藥在京醫學等員數甚多並令尚書省措置契勘翰林院見
今醫官至祇候七百餘員端閑並無職事諸路駐泊員額止百餘山州
僻郡不知藥脉坐以致斃今立較試之法隨所試中高下分遣諸路三
京七人帥府六人太藩五人上州四人中州三人次遠二人從之
上。政和三年閏四月戊午和安大夫康州防禦使曹孝忠等措置醫
學奏乞詔內外執政官以上各舉諸曉醫術文士二人以姓名聞給以
照帖俾執赴本學及十人即附試上舍所取不得過二分合格者乞依
太學上舍中等推恩不中選者並補內舍太學上舍生並申尚書禮部

奏名乞賜以醫學上舍出身上等從事郎中等登仕郎下等將仕郎從
之詔。政和三年六月乙卯禮部尚書鄭居中奏應本部所注監職監
工不許諸州軍及諸司奏辟亦不許舉留再任從之編。政和三年八
月丙寅翰林院奏據翰林醫官局中禮部中請未有差遣等監官四百
餘員端閑並無職事乞將不經就試不終場人不注授內外差遣本局
勘會若不經就試及試不終場人依上件旨揮不注授內外差遣轉見
在局端閑乞除不得注授內外差遣外如承朝廷特旨差撥亦從所屬
申取尚書省指揮施行其祇醫學監官太監承直局監正以上無差遣
人不就將來秋試及試不終場并不願注授之人更乞詳酌嚴賜約束
施行詔如承朝廷特旨差撥人令翰林院知不行詔。政和三年九月
乙巳提舉入內監官曹孝忠等言醫學將來賜上舍出身之人欲乞初
任自從近降朝旨注新授在京監職外其後並依兩學上舍出身入升
吏部注合入差遣從之編。政和三年十二月庚戌提舉入內監官曹
孝忠言臣昨蒙聖恩擢領醫學仲體典創之初欲得通經之士兼領監

術其所推行皆崇寧大觀已頒之令兼做兩學之制未嘗輒敢妄有中
請其或奉朝廷一時指揮者蓋欲勸激士人使之樂從而法行未逮半
載生徒已及三百四方充貢之士繼踵而至儒者習鑿於斯為盛益見
陛下美意良法垂信天下舉知鼓舞然鑿學之速令逾十年再與再廢
者王以流俗多為毀沮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使好生實德普濟四海與
天地無窮不勝幸甚詔曹孝忠以御前祇應有妨故令罷司業職事即
兼罷罷可與申明行下詔旨。政和三年十二月乙卯詔諸州鑿學生
赴本學試並依貢士法閏四月八日所降指揮勿行上。政和五年正
月巳丑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勾當龍德宮提舉八內鑿官編類政和
聖濟經曹孝忠等奏乞諸州縣並置鑿學隸于州縣學提舉學事同選
差本州見任官通鑿術能文者一員兼權鑿學教授比做諸州學格內
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分中以一分五釐人數創立諸路鑿學貢額分
為三年並不侵占文士貢額諸路貢士與本學內舍同試上舍三歲共
取合格人數非補上舍以上中等一百人為額並附文士引見釋褐學

生分三科兼治五經內一經方脈科通習大小方脈風產針科通習針
灸口齒咽喉眼目癆科通習瘡腫傷折金鏤書禁三科學生各習七書
黃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補注本草千金方王氏脈經張仲景傷寒論
三部針灸經龍木論千金翼方方脈科黃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補注
本草千金方王氏脈經張仲景傷寒論針科黃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
補注本草千金方黃帝三部針灸經龍木論癆科黃帝素問難經巢氏
病源補注本草千金方黃帝三部針灸經千金翼方出題儒經素問難
經並於本經內出運氣義於素問出臨時指問五運六氣司天在泉太
過不及平氣之紀上下加臨治瀉勝腹所掌疾病隨歲所宜如何調治
或設問病證於今運氣如何理療處方義於所習經方內出做令病法
方缺科於千金千金翼外臺聖惠方治雜病門中出針科於三部針經
千金千金翼外臺聖惠方龍木論治雜病及口齒咽喉眼目門中出癆
科於三部針灸經千金千金翼外臺聖惠方治瘡瘍門中出逐路並置
鑿學論一員以本學上舍出身人充並從之編。政和五年九月壬午

祠部言諸路暨學三年合貢共七百三十三人合該推恩共百人又契
勘舊進士并諸科解額并五路剩額及國子監開封府解額共四千八
百九十二人內一百三十人充武士貢額二十四人貢孝悌特起之士
四千七百三十八人立為見今諸路貢額舊省額進士五百六十人諸
科四十人見今貢士三年推恩額六百人暨學貢額繫此做諸州學格
內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人中以一分五釐人數創立諸路暨學貢額
並不侵占文士貢額所有推恩人額第一第二二年各三十人第三年四
十人並不在文武士推恩額內詔令尚書省別行措置尚書省請諸路
貢額以昨來撥充貢額內椿留一分人數充共九十五人准恩額十人
詔推恩以上五人為額宣和二年七月己未詔先帝董正治官太
暨局承教授立學生貢額成憲具在今醫局之外復建醫學既元豐
舊制舍選之法本示教養今又醫學生賜舍之後盡官州縣不復責以
醫術平昔考選遂成虛文在京醫學三舍生舊繫內外學籍願入學者
止內舍並特令於見醫學合額上降一舍外學許通理醫學校定入學

令禮部國子監限五日條具聞奏官吏依省罷法合當除者別與差遣
文籍田產應干錢物並併歸國子監上同

儒學

自太祖建隆三年始開國子監聚徒講學當是時也斯氏新脫干戈文
風未大興起學者尚寡天下已平儒者出仕依山林即問人以講授大
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四書院為尤著

太宗皇帝間又驛送九經俾生徒隸業明道之間又采浸盛胡文
定石守道孫明復諸公皆以師道為學者宗而文定在胡共弟子去來
常數百人各以經傳授隱然為東南之洙泗慶曆間天子開天章閣與
大臣合天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京師廣襲慶以為太學而有
司請用安定湖學之法盛矣哉皇家養士之宏規也

太宗興國二年三月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
人乞賜九經使之隸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編
貞宗咸平四年三月辛卯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麓山書院從知州

李允則之請也

仁宗寶元元年四月丁亥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嗣元新修大黨書院名曰嵩陽書院。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程氏。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互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餘日月剴劑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棹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為胡氏口義待通英講不以諱忌為避

蔡端明撰墓誌。曾孫滌記云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凡紀綱於學者彝之力為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

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入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用有體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卒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以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為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休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李薦。安定先生呈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餘千人先生曰講易子列諸生執經座下先生每講罷或外當時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書令趙公相

聖相曰上令擇一任諫諍臣中令其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可任者中令復上前劄上亦却之如此者二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以歸他日復問中令乃補所碎劄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史。胡先生暖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又坐皆有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為博士聞於朝徹去聞見。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東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更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誥誥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補與穰皇祐末召先生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

其初入未其信服乃使其徒之也仕者盛悔之備顧子敦臨吳元長致輩分治職事又令孫華老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先生偃然不顧也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迄今二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堂合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呂氏家塾記。徐積字仲車號節孝先生從安定學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初見安定願容少偏安定勵色曰頭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皇鑑

總論

言理學者主張程言數學者主康節而言經學則泰山之明復徂徠之守道而安定先生則其待學者也宋初士以浮靡相高以雕刻相尚體用之儻然未之知也公也以身先之其文詩書禮樂其言仁義道德望其容肅如也聽其言粹如也經義治事各名其齋文藝節義隨類而處雅歌投壺以紓其情公服終日以肅其躬學者明體用以為政教之本

先生之力居多為是故年舍不足旁拓步管人曰此儒學之盛也吾獨
曰從游之多者未足以為盛而從遊之皆賢者始足以為盛吳興先生
富道德誦誦子弟皆賢材歐陽之詩以其賢而稱之也始予蘇問終于
太學人曰此儒學之顯也吾獨曰學之獲用者未足以為顯而學之有
用者始足以為顯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補與棟荆公之詩以其
有用而稱之也當是時出其門者淵為純明溫直溫諒色色有之而治
邊防者有人異水利者有人政事文學不可悉數安定之功大矣或曰
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
安定之學猶未離乎科舉者意有所學必有所用學而無用與不學等
耳使人人盡棄科舉而談虛空則國誰與理民誰與治耶又况安定之
學亦未始以科舉累其心者徐節孝非學於安定乎不樂仕進以誠為
本誰實教之伊川非學於安定乎不樂仕進以誠敬為學誰實筆之節
孝因頭容而不敢有罪心安定之教非專以科舉也伊川嘗曰凡從安
定學者其醇淳和易之氣可知伊川亦不敢忘其本也吾從學者之矣

惟黃故具言之事並見前杜嗣文

養學

唐太宗天下初定增築學舍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
子弟入學並三場指南

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
學

宋朝太宗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
子監

神宗熙寧五年詔陝西置蕃學。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詔國子監許賣
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並長編。元豐七年正月壬戌詔高麗王

子僧統從其徒三十人來遊學非入貢也其令禮部別定饋勞之儀
徽宗大觀二年二月一日黔南興學御筆

黔南新造之邦人始從化雖未知學然邇其鄙心非學無以善之爰
轉運判官李仲將以漸興學舉其孝悌忠和使之勸問大詔

政和五年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王黼等言體問得高麗所遣學生金瑞等五人在本國日繫習詩賦今來若許入學即願習經義及稱國王已具表請遣子弟入學見候朝廷指揮御筆令遣入學又令太學開俊選造士二齋以處金瑞等繼。政和五年十二月丁巳詔高麗學生每經差通經人三員充博士繼。政和七年三月庚寅御崇政殿高麗學生權適等上舍及第釋褐以適為承事即趙奭金瑞並文材即歐惟氏從事即令隨進奉使李資諒歸本國太學俊選尚士齊職事人並免省試編長

孝宗淳熙八年輔臣進呈湖南安撫轉運司申郴州宜章縣杜陽軍臨武縣雜與溪峒接壤實國家省民欲重恢緝校招誘溪峒子弟入學訓導上曰開設學校使強暴子弟知有禮義庶幾移風易俗詔從之

群書考索卷之三十

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天子學

陳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則東序西序

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商則右學左學

王制曰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則東膠虞庠

東膠即東序也虞庠即上庠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

瞽宗即右學也或曰辟雍一曰成均。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詩曰鎬京辟雍又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祭義曰天子設四學鄭注謂四郊學也庠之學非也。

蓋周之制也辟雍即成均也以其形圜如璧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即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

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

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

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之學豈非周之辟雍用成均之舊法以為學政故辟雍亦名成均歟

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大戴禮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

陸氏禮象曰天子設四學蓋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居其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

鄭康成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王肅謂辟雍即明堂耳皆不可攷也

周禮禮記學學之官其名不同

周禮師氏掌三德以教國子禮記文王世子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

曰父師司成鄭注以為大司成即司徒之屬師氏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禮記闕其官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樂師掌國學之政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將出學小學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鄭注曰小樂正即樂師也而謂大樂正為樂官之長意者即周禮大司樂敎自大胥而下小胥大師籥師其名皆同周禮大胥學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政令禮記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其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周禮大師敎六詩而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周禮籥師掌敎舞羽吹籥文王世子曰籥師學戈籥周禮有諸子之官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鄭曰即諸子也

諸侯學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頌宮周學也然則魯亦用四代之學歟諸侯頌宮與魯同制但無瞽宗與序亦有小學也陳書曰頌宮之制半於辟雍而水蓋缺於北方也諸侯樂懸缺其南而泮水缺其北者缺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缺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泮水大學也大學在郊故記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別先有事於泮宮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有頌宮之左右而米廩在公宮之小學歟

鄉學

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陳禮書曰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於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王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事大傳則記以為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可也則合二十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

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卿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卿一等矣降卿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漢食貨志言里胥坐右塾則里亦有塾蓋閭在遂則為里又言里有序又言鄉有庠其名不同

大小內外之辨

陳禮書據祭義之說。周設四代之學以為辟雍居中。一名成均。

東序在左。一名東膠又名太學。右學在右。一名瞽宗一名西學。

天子大學在內者三小學在外者一虞庠是也

虞庠在國之西郊一名上庠米廩

陸氏禮象攝大戴禮賈誼之說以東學為東序南學為成均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大學為辟雍此五學在內者皆大學也小學學在外東膠虞庠是也二者皆所有據未知其孰當然而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諸侯之學太學在外小學在內蓋諸侯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天子視學

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職告也其養老也

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釋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

養之者國老之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按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卿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仕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雖而一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又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士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羣割烹酒正共酒槁人共養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禮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勿于東方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商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因之而服元衣蓋有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商人以食則趨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芻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漢明帝養老之禮天子親袒割牲執醬執爵祝饌在前祝鱸在後其禮

似矣然所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三老五更昔三代所尊也

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博也壽也詩云方淑元老書稱無
遺耆老黃耆之言則罔所僭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成長子更
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夫妻男女完
具者為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
曰更當為叟字之誤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祝鯁在前祝鱧在後使者安車換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二年
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

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桓榮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

安帝以魯丕李充為三老

靈帝又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

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鳴云今教老人之不鳴也

魏高貴卿公即位幸太學命王祥為三老祥字休徵鄭小同為五更祥
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
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為三老元字游明根為五更明根字帝

再拜三老肅拜

鄭衆云但俯下手今時植拜是也

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九卿之祿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大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賜以延年杖帝幸

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
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太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鴈皇帝升立於斧衣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

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

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推不才

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各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胡明
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
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唐制仲秋吉辰親養三老五更於

太學通典

其間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也

王制曰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
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
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然則養老有常時謂仲
春仲秋而簡不帥教者受成獻則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
老焉禮書。古者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泮水所言是也

釋奠

周制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樂正習舞為舞上丁釋奠於國學

釋謂置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

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魏其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
牲幣。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樂正習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
之為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子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禮儀同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于太公廟禮儀同。文王世子凡學
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

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有國故則否

合者當與鄰國合也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大合樂為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下則視學為
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奠菜菜芹藻不舞不授

釋菜禮經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噐司馬之噐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釋菜于虞庠則饋賓于東序

天子視學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為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為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為反行舍奠

曾子問曰凡告必用制幣反亦如之

甸祝舍奠于祖廟禘亦如之

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

儀禮賓朝服釋奠于禰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

主人酌進奠一獻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奠

釋奠容謹出入也

禘于祫薦脯醢三獻並禮

周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

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

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日射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

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

魯郡脩舊廟置百餘吏卒以守衛之

齊王正始三年二月五年正月七年十二月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

孔子於辟雍以頽回配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

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惟周旦乎。摯虞釋奠頌曰如彼

泉流不盈不運講美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折俎上下惟善邕邕其來肅

肅其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晉志

武帝太始初及

惠帝元康元年二釋奠於太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通鑑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志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及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及

孝武寧康三年七月並釋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次上悉在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着絳紗襪音博衣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

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即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

並宜由東階若輦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為太子有齒冑之議疑之

議中臣續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鄰魯稱盛洙泗無譏師道既先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並通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回配通鑑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

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不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西門

博士升堂助教以丁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曰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下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御飲酒禮唐志仲春秋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國學以祭酒司業傳士為一獻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為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晉侯張良配為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並通

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武德七年

高祖釋奠為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武德九年封孔子之後為褒聖侯並唐

太宗正觀三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仲尼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天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並唐

并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正觀四年諸州縣學皆作孔子廟。正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並唐。正觀

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正觀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

復胤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演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正觀二十一年

中書侍郎許敬宗奏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氏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學官主祭並唐

高宗永徽中後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言禮奠釋于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主又禮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氏注若周公孔子也故正觀以孔子為先聖眾儒為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

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為先聖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弘釋奠于學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

營孔子廟並唐。未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並唐。

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為隆道公

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聖

侯並唐。寶龍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會要。

睿宗大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

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唐志。大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

奠開講筵國子司業褚無量執經唐會要。

元宗開元七年先聖廟十哲皆坐圖七十子及三十二賢於壁從李元

瓘請也

二十二賢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

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范甯也正觀中詔配享尼父廟唐志

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只問疑義敕曰皇太子及諸子

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

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常侍褚無量開講

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開元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敕春秋二時釋

奠諸州依舊用牲皆屬縣酒脯而已。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敕春

秋二時釋奠天下諸州縣並停牲牢唯用酒脯自今以後永為常式唐會

要。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遺三公特節冊

命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先時孔廟以周公坐南面而

夫子坐西墉下正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

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以顏回配於是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官縣舞六

佾矣一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唐志。開元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敕文宣

王廟春秋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劉琚奏准

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

其儀具開元禮通典

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補舊例合集

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天曆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已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舊依奏。正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學官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正元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今與親享三朝日同准六典上下釋奠若與大祠同日即用仲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正元十五年四月歸崇敬為膳部郎中奏時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冊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並唐會要

憲宗元和九年禮部奏貢舉人謁先師自是不復行矣。唐志

宋朝太祖增修學舍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其十哲以分命宰臣兩制已下撰贊。建隆二年十一月禮部貢院移牒禮院云切以千載昌期聿興文教四方貢士皆集皇都祇謁先師素聞舊典爰及近代又廢其儀太學之盛禮未陳夫國之羣儒安仰請檢詳儀制禮院准禮閣新儀云舊儀無貢舉人謁先師之文。開元二十六年詔諸路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官為開講贊問疑議所司設食自後遂為常禮貢院遂議復行謁先師之祭自後每歲十一月必行此祭而貢舉人集焉無舉人即不祭。

真宗幸西京謁先聖。咸平二年帝幸國子監謁先師。並會要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之樂。會要

神宗元豐三年二月辛卯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肆祭器實牲體盥手濯爵奠幣讀祝拜讀登降進退之節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于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且孔子師也顏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議於禮官薦享祝獻顏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禮詔禮院詳定禮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案未徹之令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天子互作先師宜父周公迭為先聖今者詳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并配享正享禮意本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祀典蓋州縣舊釋奠

儀未有十哲從祀之文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籩二豆二俎簋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之編

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庚午朝獻景靈宮退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太學御敦化堂召宰臣執政官親王從臣賜坐禮部太常寺本監官承務即以下三學生坐于東西廡侍講吳安詩執經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復命宰臣以下二三學生坐賜茶國子監進書籍七十二部軸上命留論語孟子各一部遂幸昭烈武成王廟酌獻肅揖禮畢還內是日賜豐稷三品服本監官學官寺賜帛有差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編

徽宗崇寧三年六月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編。四年三月丁未禮部言常州進士孫天興言伏觀諸路川縣學校春秋上下釋奠自先聖文宣王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繫享祀者許八十餘員並未預祭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日就先聖殿西廡編

祀從之編。四年五月己亥臣僚言國學至州縣學春秋釋奠皆習儀於先聖殿庭本欲致恭盡禮而反近於瀆望自今習儀前期就學之講堂從之編。四年七月丁未禮部太常寺言邢州教授曾弼言孔子廟春秋釋奠自宣聖以至十哲禮物畧具其他兩廡從祀薦獻戾如也乞放太學制度頒其法于天下前一日守倅縣令二率教官分獻官詣學齋宿躬親點檢今乞依舊弼所言並與國子監共修成外州軍釋奠儀注乞鑿板倣下從之如祭器不足以他物充代編。大觀四年九月丁丑禮部奏從祀文宣王公夏首等封爵詔公夏首封鉅平侯等一十人並封。政和二年四月庚寅國子監言十哲從祀贊文有犯先聖名者合改撰從之編。政和四年四月戊辰詔諸路州軍學生習雅樂已精熟處春秋釋奠並許用從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周燾奏請也

政和六年四月丙子新知遂寧府徐見可奏乞春秋釋奠于學諸生並依郊廟禮例給士服詔送制局編

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上輦于大成殿

門外趨登降執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欲慕復覽

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董併錄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定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高闕講勿泰封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即除閑禮部侍郎言者以為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閣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無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祚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闕曰此尤見聖學高一前代帝王之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畧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幾政餘閒歷取頽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僉刊石置于太學

中興

奠者陳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考之儀禮禮賓歸至于櫛薦脯醢觴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無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之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

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王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此于廟宣王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遷於瞽宗又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合有司行事興於節奏先聖天下焉有司卒事又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去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及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太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

則用事及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召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出用社廟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菜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詔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釋菜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

鄭司農云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為摯菜直為蔬食

菜羹之菜鄭康成云舍即釋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占夢季冬乃舍釋於四方以贈惡夢

舍萌猶釋菜也

儀禮上婚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二月乃奠菜

以篚祭菜蓋用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師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歸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闔牖戶詩采芣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南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箱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禮記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濱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喪大記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正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濱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婚禮奠菜席子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掃盥于門外婦執笄菜祝師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執奠嘉菜于室舅某子婦拜執地坐奠菜于几束帶上遠又拜如私婦降堂取笄菜入祝曰某氏來歸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記曰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蓋婦菜盛以笄笄飾以緇被纁裏加之于橋橋設於門外婦盥執笄以入坐奠于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董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華變故有是說也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采蘋菽成之祭毛氏謂往用魚毛之用蘋月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奠釋菜異矣禮書

唐太宗正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太學

宋朝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丁巳大司成強闍等言自今每歲貢士第
一人並乞於正月公試鎖院前擇日引見及應貢士始入辟雍以元日
釋菜于先聖從之編長政和六年閏正月丁酉詔高麗李生來歲元日
隨貢士入菜從提舉江南西路學事鄭滋奏請也編長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選舉教養之法

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箠籥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箠師學戈箠師承其見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燕義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若有日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
之修德學道

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

一三德 敬德 孝德

教三行

孝行 文行 順行

掌國中夫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

祭祀 賓客 朝廷 喪紀 軍旅 車馬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尊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

中和 祇庸 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 誦誦 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

雲門 大卷 大咸 大韶 大夏 大濩 大武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

佾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人舞

及徹師學士而歌徹此教國子之法也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乃聖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飲

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

施十有二教焉

祀禮 陽禮 陰禮 樂禮 儀 俗 刑 誓 度 世事 賢

庸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

智 仁 聖 義 忠 和

二曰六行

孝 友 睦 姻 任 恤

三曰六藝

禮 樂 射 御 書 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 不睦 不姻 不悌 不任 不恤 造言 亂寇

以五禮防萬方之偽而教之中

吉 凶 軍 賓 嘉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雲門 大咸 大磬 大夏 大護 大武

此俊造之教也

若夫選舉之法則又有不同焉

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

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國子之選舉者

如此也

周禮閭胥二十五家書其敬敏任恤者

旅師百家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

黨正五百家書其德行道藝

州長二千五百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癡寡以禮賓之

王制曰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

即自此長以上升之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即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鄉

舉俊造者如此也

若夫諸侯教養選用之法則有可攷者矣

詩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無小無大從公迂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此諸侯教後造之法也

左傳晉悼公即位使荀家荀會藥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恭儉孝悌此諸侯教國子之法也

至於貢士用賢之法則又有可考者矣

周禮司士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禮記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

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

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

責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

書傳曰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

服弓矢拒也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黜爵之罰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

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加於人一等皆出於

魯之二威也

君子皮之舉賢子雍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者皆出於鄭之七穆也

宋之良臣多出於戴威武莊之族舉其尤者華元子罕是也

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

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孫叔公子朝皆公族也

子鮮公子也史鰌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

齊之高國鮑晏楚之闔蕪遠巫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乃父此諸侯用

國子之法如此也

管子載齊威公為軌里連鄉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也復白公親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賢仁慈老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

罰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脩德進賢蓋古者鄉古之意也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孝弟 力田 掾史 多嘗入粟 從軍良家子 賢良

孝廉 茂才 射策 明經 任子 下詔特舉 正召為博士

公府辟召 上書 童子 武勇 補試

三老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能悉眾為差置以為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三老秦制也秦人變先王制未盡尚有存者如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也

孝悌力田

惠帝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悌力田常員

得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為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或以察廉而為令長也或舉賢良而為茂陵令者魏相是也非一目也

有多貴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嘗為騎郎司馬相如以嘗為郎

漢景詔曰今貲筭十乃得庶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筭四得官晁錯建

鬻之議於文帝猶未鬻官也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

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吏道雜而多端至

後漢遂有入粟為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李廣

漢文帝時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為中郎

武帝時馮奉世少良家子選為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及

漢世有大災異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
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董仲舒初景帝時為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公孫洪先
為博士後免。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為中大夫魏相朱邑皆
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郎

安帝時錄章少博學能屬文對策高第為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為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間
吏民然郡國時有不舉。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一人者罪。王吉

以郡吏學老廉為即路溫舒為次曹舉孝廉為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
孝廉舉亦不得宿食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元朔元年議曰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
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然

自雄之制行也徐淑以年未四十而罷免當時所得陳蕃李膺陳球等
三十餘人迄于永嘉察選清平然諸生試家法文吏科箋奏識者外之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
句結奏按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也其后黃瓊以稚制於取士之義

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乃能從政者為四科種蒿傳田歆為河南尹謂
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

家爾助我求之乃舉嵩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材

董仲舒傳曰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漢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反使絕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即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
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
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為甲乙之科
刻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肅
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為即若使人皆得射策則

幾於濫進恐為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為即廉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昔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則明經亦有試。龔遂以明經為官以
明經為郡史者甚衆

後漢伏恭為剡令青州舉為允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楊仁
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

章帝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四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
牋奏乃得應選

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
受業歲課試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

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餘任子之令。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飾為諫大夫是漢法既往而復有所法擇初非徒然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為郎郁經授二帝特稱其能出傳家而豆焉亦以父任為郎明經為行位至三公餘見官任子門

有下詔特舉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謂相國府署行義年

正召為博士

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為博士

漢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為博士。夏侯勝召為博士然則有試者張禹為郡吏久之試為博士

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是選

有公府辟召

漢曹參輔惠帝時擇郡國吏謹厚者為丞相史至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利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者三商為時進得城門兵得舉吏

以此知五府得辟吏

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隱瓊官察貪濁者

有上書

漢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太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嚮者以十數其不足采者輕報聞能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為郎中

有童子

漢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左雄為尚書時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

為童子即

有武勇

漢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孝平元始元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

補武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魏九品中正

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典云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故徵涼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即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

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悉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惟能知其閥閱非後辨其賢愚以所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段灼表以為九品訪人賢惟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途之昆弟華門蓬戶之後安得不陸沉者哉

兩晉選舉之制

晉初依魏九品之制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者至武帝又議考課傳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頽弊上疏以為今未舉清遠有禮之日以崇風節帝不用其後九品之法漸弊計官資以定品格唯以居位為貴劉毅以九品非經久之典上疏曰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思今人物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慵偽難明三也今中正定九品高下愛惡隨心情偽田已損一也使是非之論橫於州

里損二也今之中正坐其徇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損三也使
得縱橫無所顧憚墜弊邪人損四也以愛憎奪其平以人事亂其度損
五也今附卑品而獲高叙抑功實而崇虛名損六也品狀相妨况不實
乎損七也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損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
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衛瓘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
選李重上疏宜明貢舉之法革競自息禮義日崇矣劉頌復建九班之
制令百官在職少遷特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

東晉元年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乃召
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孝秀莫敢應命孔坦請延五歲計其
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通典

宋代選舉之制

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
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
失各有賞罰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式十餘年

孝武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周朗上疏今宜二十五家選
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
習經者五年有成而升之司徒習武三年能藝非之司馬若七年經不
明五年勇不達雖公卿子弟長婦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帝省之不悅謝
莊以搜才路狹上表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不從
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通典

齊代選舉之制

齊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
超宗議以為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詔從宰議因晉宋限年之制其所進
取以官婚胄籍為先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請自令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名實
不違乃施行通典

梁代選舉之制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其類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詔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通鑑

陳代選舉之法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舉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又掌為挽即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有高才異行殊勲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若有遷授吏部先與參掌者署奏其可者下於選曹隨才補用其別發詔除者即宣詔施行付選司

武帝承侯景之後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除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蓋有其序通典

後魏選舉之制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表叙之

成帝和平中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今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諸曹選補通典各考勞舊才能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彞倫仍不才舉文帝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

宣武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

孝明嗣位張彝之子仲瑀請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武夫怨怒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攝震遂焚其第執始均生投火中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而死詔斬尤兇者八人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深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轉吏部郎中上疏請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

孝莊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其以表聞得三人賞一階非其人黜一階守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通典

北齊選舉之制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坐於朝堂秀孝各以班草對書有濫劣者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攝吏部尚書乃革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唯辛術正明簡實舉官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鏡之美一人而已至

孝昭帝詔內外執政官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沉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配罪以下刑年以上舉主隼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選舉之制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人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能門資之制察舉精謹及

武帝平秦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明經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察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代選舉之制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權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州縣無復辟署矣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

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自今以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職事典通

唐取士之科

唐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

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為四等

有明經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若時務三道亦為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積亦擢明經

有明法

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

凡書學先口試通乃默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

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為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

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有出身二史皆通者持將擢之

有開元禮

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

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

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

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章貫之裴
均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
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
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則制舉之名七十有餘如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西漢竦牛僧儒皇甫鏘則
亦以是進

博學宏詞

是科所取到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武舉

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
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之功

任子

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餘見官制任子門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得
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者

不可勝數也。自

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

唐室因以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薦孝義矣
。寶應中雖楊綰上疏力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
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
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
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滅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
之

文宗不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
習其業目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
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雖然士風所在唯士之人如何耳轉移變革
豈無其道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且惡其浮華不書以第盧照
鄰駱賓王文彥為時冠裴君儉謂其浮燥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勸方

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更一法耶

殿試

武后天授二年策問貢士于洛成殿殿試自此始也

別試

唐選舉志禮部侍郎親故移試攻功謂之別頭。正元間罷。元和中復。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當行自隋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經始廢

唐大詔令開元中處分舉人敕謂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聞於政事徒攻隱僻莫見才能以此擇賢竟未得所作齡

宋朝取士之法

宋朝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其制舊矣有進士有諸科有武學當郡之外又有制科童子而進士為尤盛祖宗以乎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人才相以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為用其教育則是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

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闡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縣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顯取士而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德義易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而革推魯也然新義亦說頌命四方驅學者以宗已其後議臣極排力抵於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四朝

太祖建隆元年即開貢舉而揚厲之徒以進士選其後歲歲選士以登科記考之唯試詩賦及論自開寶元年始召對講武殿而第名六年士有擊鼓論榜者於是更試於講武殿而御試自此始也當是時諸科有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之目

太宗興國三年始試律賦以平仄用韻

真宗時嚴挾書之令諸糊名之法下秉燭之禁馮極在當時以謂江浙舉人業詞賦以取科名今歲望令兼考論策比於祥符元年也則進士

科固有論策矣

仁宗時富弼亦言自咸平景德以來省試有三場一日試詩賦一日試論一日試策詩賦可以見辭藝論策可以見才識。慶曆四年更進士之和先策次論次詩賦不專均於聲律偶切也經術之家兼行舊式稍增新制經史明法諸科類對大義者從宋祁之請也未幾而復舊制自嘉祐二年始詔間歲一開科場

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熙寧中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各占一經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試策一箱諸科稍令改易以應進士科其不能改者許應明法新科試以律議刑統大義斷案置律學行舍法事見前進士自第一人而下皆令試律而五路人士皆重厚朴實文辭不足以自見於是五路別放。京東 陝西 河北 河東 京西 元祐元年貢舉始添詩賦經義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而不專於新義矣目詔文武升朝官於進士舉人力舉經明行修者。紹聖中罷詩賦專經義除不得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高宗時詩賦經義兼行。紹興間舉人並兼習其後復雙行聽學者願習。以登科記國朝會要四朝志修。

廢明法科紹興十八年也

宋朝進士科

往往為將相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噴目待明經蓋進士有設焚香之禮而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諤者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王快益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斯並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

賢良

初有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之法。詳開史理達於政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詣闕自薦。乾德二年有顏贄者應焉。贄先任博州推官。擢為祕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

薦學時林陶以進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來
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武足安邊科。洞明韜畧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
任邊寄科

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後觀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
委翰林學士等攷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式然皆特命就
試。[景德]四年詔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焉。[天聖]七年詔六
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有進狀仍先進所業策論二十首委兩制看詳
辭理優長召赴闕試論六首合格而後御試。又增置高蹈丘園沈淪
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
判技筆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為
[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技筆
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就秘閣試者蓋三之一

選者又十之一。[景德]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
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蘇伸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投技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况中
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目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
明遠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為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
恩命艱難其選皆取僻書傳注疑似之說以為題而誤之。[慶曆]中齊
唐雖閣試已通言者以其無發行而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
舉而制科隨貢舉開設矣雖

[仁宗]不欲隱奧因之數戒邇臣取其明當世治亂者而有司欲觀其所
學於秘閣之試必艱其題而士亦留心於記問朝廷既艱制科之選陳
執中不由科第以取宰相非留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
十八人而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
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焉。[嘉祐]六年執政
亦欲廣收豪英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皆途其半焉於是二蘇

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同請黜之

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邦之天下謂朕何有司不得已而置之
下第也。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專任德王

安石惡其說自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置。紹聖中又罷
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

孝宗乾道七年而眉山李奎出焉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
勤篤焉以國朝會要國朝事
中興訓典登科記修

宏詞

自唐有宏詞之科而所取猶以詩賦詞也。天中時李潘知舉放博學
宏詞科陳琬等及進詩賦論而詩乃用重字故下之唐會要

真宗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奏請條制貢部宏詞科來擇經術
許流內選應宏詞拔草科明經人投狀自薦策試經義以勸學者上同

哲宗紹聖二年罷制舉懼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置宏詞以繼賢
良之選所試以章表露布文書用四六也頌銘戒論序記雜用古今體

不拘四六也許進士登科者就試試以奏試上舍日附試不立院也四
題分為二日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惟詔誥赦敕不以為題以登科記

入制詔四題內二題以歷代史故事。宣和罷上舍試於是附試南省
兵興其後廢。宣和五年詞學兼茂科選人秦檜循一資

高宗紹興三年始復置謂之博學宏詞科以至天聖大觀格日以制誥
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詩頌記序十二事為題古今雜出三題分為三場

不拘有無出身詔先投所業學士院看詳召試以登科記
四朝志修

童子學

宋朝太祖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按行府第得寶貨數十巨積皆李
氏物不隸於籍者悉表之。太祖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年

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千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
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興國中遂參大政。曹彬生周

歲父母以玩其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
一印

太宗時郭忠恕其先洛陽人

屬文少書史學通九經七歲舉童

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事。楊億字大年始主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箭頃刻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髫鬢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學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楊億年十一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喜朝京問詩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辭敏贍上傑歎賞乃賜殊進士蓋學究後復召殊試詩付論既成數稱善擢祕書正字祕閣讀書。咸平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書讀書自煥始煥堂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令賦春雨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祕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為祕書郎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

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作詩賜伯希

編

仁宗朝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幼與群兒戲一見墮水甕中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二公之仁智不此矣。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經綸之才也。寶元元年罷天下舉念書童子。皇祐二年詔諸處無得遣念書童子赴闕

英宗朝蘇軾生十年大夫人嘗讀東漢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曰公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神宗元豐七年夏四月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天錫年九歲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也上召入禁中取請經試之隨問即誦延安郡王時在榜上旨天錫而撫王曰汝能如彼誦書乎而賜天錫錢五萬使買書以歸戒無廢學。冬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錫再從兄禮部

試誦十經通也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又詔益州以乞試童子誦書於焉時得取接同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進呈十書習射童子求試於有司者凡九人上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朕嘗示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

武舉

見前武學門

試教官

宋朝神宗熙寧八年始立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初太傅正錄及州教官朝廷固嘗特除用亦雜出薦試否則取其試藝等格優多者用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舉為內外學官罷試補法。紹聖中詔依舊法召試附吏部春秋試兩經大義各一道其後學官歲許一試附吏部春餘

諸試

宋朝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類名上轉運司使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四朝志

仁宗景祐四年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守官及隨行地遠并發解官親戚並令運司差官類試皇朝編年

惟恩

宋朝太祖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賜本科出身得司馬傳已下百六人仍不為例

真宗祥符四年詔河中府進士五舉餘州七舉並特奏名。祥符八年帝謂宰臣曰累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於是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與奏名

宗學

仁宗嘉祐八年始詔進士五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

見前宗學門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士門

春秋人才

僖伯之諫觀魚隱五年哀伯之諫納鼎成二年皆能陳先王之禮制臧文仲

雖有三不仁不智之譏文三年至於請糴於齊莊八年設備於邾僖二十二年

諫焚巫尪僖二十二年則其可取者也臧武仲雖有求後之失至於不詰魯

盜襄二十一年而謂執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者此其可取者也魯欲伐齊

曹劌能以祭獄之忠而致一戰之勝莊十一年齊侯伐魯展喜能以成王之

盟使之釋兵而反旆僖二十六年子家羈心衛社稷不肯從季氏欲與從政

之願定元年言與行合可謂忠臣矣况以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求之藝

皆聖人之徒也由之一言足以使小知射之信道於子路之盟賜才一



出存魯而破吳強晉而伯楚齊之伐魯請城而戰以敗齊之專
師親用茅焉而卒獲齊之甲首襄十一年此皆魯之人才也管仲有治國致
民之才而相威公作內政以制兵故南至召陵北伐山戎諸侯莫敢違
史齊世家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齊之所以強天下
者法制之得也嘗觀其責包茅於伐楚僖四年定世子於首止僖五年甯母
之謀鄭而有招攜懷遠之言葵丘之會諸侯僖九年而有尊賢育才
之訓於賜胙之命亟修下拜之恭於上卿之饗而退辭下卿之禮僖九年
勸齊侯不肯曹劌之盟史曹而示信於諸侯相齊侯伐山戎以救燕史
家而使燕納貢於周仲尼以為民到今受其賜論則仲之才蓋可知也
晏平仲以節儉力行而事二君有補於世若履躄貴屨賤之言昭二而
能使齊侯之省刑衛鹿丹鮫之言而能使齊侯之薄斂昭二以獻可替
否之相濟而力下夫和與同之異以禮之可以為國而欲以失陳氏之
難昭二十六年此皆齊之人才也趙衰之佐史晉文公深知而多謀勸公子
之先入能以得周而為言以至文公蒐于被廬衰則進卻縠以其說禮

樂而崇詩書可為元帥文公命衰為卿辭以藥枝之智先軫之謀胥臣
之多聞可以為輔士會之賢范武子趙文子以為利其君檀不忘其身
謀其身不遺其交晉人為文子之知人及宋之會子木問武子之德文
子以為夫子之家襄七年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魏辭子木曰人神歆之宜其為輔五君為盟主也今觀城濮之戰士會
尚幼已有獻俘授馘之功位將中軍則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因殺烝之
問而能講求禮典以修晉國之法則士會之德可知矣魏絳揚千之僕
合於軍禮論和戎有五利為國之福叔向博識文辭以禮信為國使晉
多取重於諸侯治國制刑而不隱於親孔子以為遺直魏獻子舒之為
政也以舉賢人仲尼聞魏子戍之舉以為近不失親遠不失舉昭二十
可謂義矣韓宣子聘魯觀周禮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二則知
周禮之盡在魯及周之所以王此皆晉之人才也子產多記識書善辭
令外雖慈愛而守勁正子太叔問政對以政如農功襄二十五年且謂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晉取諸侯之幣重則幣以史國家者在於有德能使范

宣子之輕幣年及其為政都鄙有年不有暇田有討血廬并有五
夫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後者因而斃之年與人之誦已至存子
產誨之子產殖之之言方其不毀鄉校仲尼以為仁合年合諸侯
藝事貢仲尼以為禮以學而後入政荅子皮為邑之問年以苟利
社稷解國人立賦之謗年此皆鄭之人才也子木問子聲以晉大夫
與楚執賢歸生對以楚雖有才晉實用之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楚
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罷於奔命則子虛之為也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孫叔敖為相王以幣輕更小為大百姓不便孫叔敖則復請
如故葉公之使齊孔子以命義天下大職之語訓其行葉公之為政孔
子則以近悅遠懷之言而荅其所請凡有所為問而後行諸梁之賢於
人也遠矣子木使為書土田而度山林賦車籍馬楚是以與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右史子革作祈招之詩此楚之人才亦盛矣

歷代人材

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於緩急有為
之際揀擢之人才至於濟濟之多卷阿之吉士至於藹藹之盛三有宅
克即宅是三宅之有其人也三有俊克即俊是三俊之有其人也至於
中興之時有張仲孝交以導之於左右有中山甫之重式於百辟蕃宣
之寄足為南國之武者申甫也平淮之難足以致四方之平者召虎也
是以當時頌中興之盛則以為任賢使能為漢高之興駕馭英雄廣覽
豪俊轉給餽餉則有蕭何謀謨惟陸則有張良戰勝攻取則有韓信其
餘彭越英布之徒莫不各以才勇而自効孝武之時得人為盛儒雅則
公孫洪董仲舒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
去病孝宣招選茂異蕭望之夏侯勝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
相則趙充國魏相丙吉治民則黃霸龔遂趙廣漢光武中興而鄧禹拔
策渡河首論大計而有延攬英雄之說故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每有所
舉各當其才是以敢戰深入若賈復馳志伊吾如臧官馬武河南而給
足軍糧者寇恂也而請乎河北者邳彤也馮異之平三輔岑彭祭遵之
平隴蜀二十八將之才足以正東都再造之業至於三國各有據其土

而成鼎峙之勢亦諸人之力也故在蜀則荀攸賈詡之策無遺策郭嘉
劉曄之才策謀畧管寧之淵雅高尚毛玠之典選清正在吳則周瑜魯
肅之嚮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凌統之徒奮其威黃蓋將欽之屬宣
其力在蜀則諸葛孔明之長於治國費禕董允之志慮忠純向寵之性
行均淑皆一時之人傑也蓋至於晉則王戎王衍之徒皆以浮誕相尚
而人才遂流於虛雖王導能收拾賀循顧榮扶持江左之基祚而此風
猶未盡變祖逖擊楫之志則不能用也陳頴之正論則不能容也其後
褚裒商浩竟以虛名而不能成效太宗造唐之初房元齡收采人物致
之幕府杜如晦參謀軍事剖決如流登瀛之選更番入侍以討論文籍
崇文學士內殿講論以商榷政事魏謩以諫諍為已任知無不言而馬
周之才聞一常何之薦則四輩督促即日召用迭運新進而天下無
遺才之嘆此所以致正觀之盛也出張說而相姚宋二人相繼用事而
應變成務則崇之長也持法守正則景之長也同心輔佐而尤急於擇
人隨才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此所以致開元之盛也元和之初首用

杜黃裳而置之宰輔振立紀綱裁抑藩鎮白居易之徒皆得以盡言而
無忌裴相李絳又相與開闢言路推輓人才李藩之効李夷簡律群之
論皇甫鏘韋貫之論張宿皆有犯顏納諫之忠此所以致元和之盛也
東之人才莫盛於慶曆元祐之時輔弼之臣則有若杜衍呂夷簡韓琦
范仲淹之徒裁抑恩倖者衍也以黜陟人才為職者仲淹也夷簡之志
畧深沉韓琦之足辨大事則其居輔弼之任為如何臺諫之臣則有若
歐陽脩余靖蔡襄唐介之徒經筵之官因讀正統而進諫有如杜詢因
讀漢書而致成有如丁度因講經而微諷有如楊安國史館之士則張
方平以直諫聞劉庾義以該博聞孫輔以抗直聞豈非慶曆之盛乎元
祐之時輔弼之臣則有若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之徒更保甲
而罷新法放市易而去方田者光也總揆路而除吏妙選一時端良之
士者公著也彥博之夷狄知名大防之力辨宗祖家法則其居輔佐之
任者為如何臺諫之臣則有如朱光庭范祖禹蘇轍梁燾之徒經筵之
官因讀寶訓論鈔法有如顧臨因讀寶訓而捐崇好生之德有如韓淮

欲以陸贄奉議而備講讀有如蘇軾中館之士有直筆之稱者黃庭堅
也有文學之譽者張耒也蔡京之以文藻自奮張陸佃之以著述自見
豈非元祐之盛乎

人物

一代之人物必有一代之名譽天下之公論繫焉不可誣也晏平仲事
齊三世甘茂起於閭閻而皆顯名諸侯陸賈勸陳平交歡周勃而游於
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籍甚韓安國所推舉天下名甚而天子以為國器
揚輝之才能好交英俊而名顯朝廷尹翁歸之清潔自守不以行能驕
人而甚得名譽此皆名之著於朝廷者也以范蠡之三徙而成名於天
下灌夫之破吳軍而名聞於天下荀淑之清識難尚鍾皓之至德可師
而李膺實以此稱之謝安雖處衙門而自然有公輔之望此皆名之著
於天下者也季布之諾季心之勇而俱聞於關中鄭當時之聲聞梁楚
而山東諸公又翕然有鄭莊當莊時之稱雋不疑之進退以禮而名聞於
州郡此皆名之著於郡國者也威名之盛流聞匈奴則有若趙廣漢者

焉名聲遠布為元魏李孝伯之所訪問則有若宋謝莊者焉有蕭夫子
之名而外夷願得以為師則有若唐之蕭穎士者焉此則名之著於外
域者也道德彬彬則有若馮仲文豹德行恂恂則有若召伯奭天下
規矩則有若房伯武惟天下模楷則有若李元禮膺不長強禦則有若
陳仲舉蕃天下俊秀則有若王叔茂暢以至德行堂堂有若魏邢子昂
顯後進領袖則有若裴秀渤海赫赫有若曹歐陽堅石建洛中英英有
若晉荀道明閩洛中英英有若劉輿劉昆盛德絕倫有若趙郝嘉省江
東獨步有若王文度坦此皆名之見於誦詠者也龔勝龔舍則謂之龔
兩龔周澤孫堪則謂之二穉穉字穉都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則皆謂之
李杜鄧彪宗武伯之徒則謂之南陽五伯陸機陸雲則謂之二陸張載
張協張元則謂之三張孔敬康瑜張偉康茂丁世康置則謂之會稽三
康置謝元張元則謂之南北二元顏延之宋謝靈運則謂之顏謝齊陸
倕兄弟則謂之三陸北齊之亦邵温子昇則謂之温邵邢邵之與魏攸
則又謂之邢魏若乃中興三明京師三明則皆諸葛恢荀閻蔡謨皆明道

其人也涼州三明後漢則段絕明皇有威明張然明其人也二劉則劉
焯劉光伯也二蓋唐則蓋文達文懿其人也二蘇後周則蘇亮蘇綽其
人也沈宋則沈佺期宋之問其人也蘇李則蘇味道李嶠其人也蕭李
則蕭穎士李華其人也元白則元稹白居易其人也劉白則劉禹錫白
居易其人也此皆名之見於並稱也八士則出於周三傑則出於漢諸
葛亮關羽張飛則謂之蜀三傑宋璟張說源乾曜則謂之唐三傑富加
謨吳小微魏谷倚並負文辭則謂之北京三傑竇武陳蕃之徒號為三
君而陳寔父子亦曰三君李膺荀昱之徒號曰八俊而劉表亦曰八俊
郭林宗之徒則曰八厨張儉之徒則曰八及度尚之徒則曰八厨劉表
與張隱之徒則曰八交以與劉翔之徒則曰八交而八交者亦有八顧
之號龐參禰衡樊準孔融比之為一鴉樊準參禰融皆蜀馬良
兄弟則謂之馬氏五常顧榮陸機陸雲則謂之三俊石崇歐陽建陸機
之徒則謂之二十四友阮放郝鑿等則謂之兗州八伯方伯連薛兼統
瞻等則謂之五雋而張華又目之為南金晉胡毋輔之輩謂之四友而

謝靈運何長瑜之徒亦有四友之目若曰四族之雋者則孔沈魏顓輩
也卽氏二賢者則卽知平卽餘令也號為四傑者則楊照王勃輩也陳
留八俊者格處仁王孝逸輩也出唐格河東三絕則有若徐彥伯之徒
唐竹溪六逸則有若李白孔巢父之徒號為四雙則有若崔造韓會之
徒至於龍鳳目之者若荀淑諸子則謂之八龍而獨推慈明荀爽之無
雙晉卞粹兄弟則謂之六龍而獨推元仁粹之無雙後漢許慶許劭
則謂之平與三龍而汝南俗有月旦評之號魏華歆邢原管寧則謂之
三人為一龍諸葛孔明龐士元則謂之伏龍鳳雛晉索靖輩則謂之屯
煌五龍晉溫羨諸父則謂之六龍薛收薛元敬薛德音則謂之河東三
鳳至於以珠玉目之者若晉郗詵則謂之崑山片玉夏侯湛潘岳則謂
之連璧王勃兄弟則謂之三珠此皆名之見於標目者也以馬威卿馬
孺卿後漢而謂之鉅下二卿以張湛而謂之中東門君以王敬侯而謂
之王東山以王績唐而謂之東華子以白履忠唐而謂之梁丘子以李
栖筠而謂之贊皇公此名之繫於地理者也若賈誼劉向則以為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若諸葛孔明則陳壽評之以管蕭之亞若王導則曰孫
比之以為管夷吾若王儉則李延壽謂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而
衣冠禮樂盡在於是若王鎮惡則李延壽謂其推鋒直指前無強敵為
宋之方叔若崔浩則自比於子房若劉湛則自比之於管葛若坦崇祖
則自比於韓白而齊高帝獨許之若任昉則王僧孺論之以為過於董
生若房元齡杜如晦則唐史贊之以為蕭曹之勛不足進此皆名之見
於此擬也

兩漢諸儒

唐書儒林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
自三代而降儒者之盛莫兩漢若也今以西都言之大抵諸儒相傳授
而枝分派別有可論者故言易則自淄川田生言書則自濟南伏生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袁固生於燕則韓大傳言禮則魯高堂生言
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此其大畧也及攷其傳授則易之
名各有四一曰田何之易自商瞿子木受之於夫子數傳而至於何又

數傳而至於施雠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若乃王子中
周王孫丁寬亦皆授易於田何有以見當時之言易者皆本之於何矣
二曰京房之易房授之焦延壽劉向攷易諸家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以房為異黨故別為京氏之學三曰費直之易長於卦筮以彖象繫辭
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傳之王瓚四曰高相之易其學初無章句專
說陰陽災異而授之子康及母將永高費二家皆未嘗立於學官至於
後漢建武中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之傳融授於鄭元
而元則為之注荀爽則又為之傳自是費氏興而京學衰矣然則易之
所傳授者蓋如此書之名家者有三自伏生而傳之歐陽生自歐陽生
而傳之兒寬而書遂有歐陽之學張生再造而至夏侯勝勝又傳而至
於夏侯建而書遂有小大夏侯之學

勝宣帝時議席樂下獄黃伯從勝受經獄中勝言洪範傳取重霍光
。建問五經諸儒與尚書相出入者建牽引章句具文飾說勝非為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非勝學疏畧率自專門各經。建勝之從兄

子也

若東漢之牟融則習為大夏侯之學者也王良則習為小夏侯之學者也巨榮則習為歐陽氏之學者也榮義世習相傳東京最盛其源流之遠如此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是時猶未立學官後漢之杜林實傳古文賈逵為之作謝馬融為之作傳鄭元為之注解而古文尚書遂顯於世然則書之所傳授者蓋如此詩之名家者有四魯詩則自申公授之於浮丘伯與諸先而瑕丘江公能傳之若許生徐公亦皆守學教授者也韋賢以詩事江公許生而傳於元成韋賢之子故魯詩有韋氏之學王氏以詩事徐公許生而式之傳又有張唐楮氏之學齊詩始於袁固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而夏侯始昌授之後蒼自蒼而後齊詩則又有翼奉康衡師丹伏理之學韓詩始於韓嬰燕人韋文時為博士推詩人之意以作內傳外傳卷六自嬰之後韓詩則又有王吉食長孫之學至於毛詩則始於趙人毛公以授貫長卿後

又有徐敖傳之故言毛詩者皆本於敖若魯若韓皆立博士而毛氏未之立焉至東漢之鄭眾賈逵皆傳毛詩而馬融則又為之傳鄭元則又為之箋顯宗建初八年詔諸儒選高堂生受毛詩由是遂行於世此則詩之所傳者然也禮之名家者有三自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右後瑕丘蕭奮以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慶晉故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二戴之與慶氏皆立博士而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焉建武中曹充習慶氏之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而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亦作周官傳之授鄭元元又作周官經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長者為鄭元學又注所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一篇通為三禮經此則禮之所傳授者然也春秋之名案者有三自胡毋生授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而齊之言春秋者宗生之其後如嬴公如陸孟如嚴彭祖如顏安樂皆以學彰此皆公羊之學也自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其後如榮廣如尹更始如房鳳皆以其名顯此皆穀梁之學也自賈誼為左氏傳訓以授貫公數傳而至

於尹成更始翟方進賈護之徒故劉歆從翟尹以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焉此所謂左氏之學也公孫洪本舉公羊及相武帝又此輯瑕立江公及董仲舒之議而卒用董生於是武帝尊公羊家而穀梁浸微至宣帝時召蕭望之等大設公穀同異而多從穀梁其後劉歆欲建立左氏於學官房鳳王夔皆與也至於移書以責太常逮建武中鄭興陳元皆傳左氏之學而元又從而訟之遂立左氏博士顯宗時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試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由是遂行於世此則春秋之所傳授者也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問官名

今攷西蜀儒林傳所載自丁寬以至高祖則為易自伏生以至孔安國則為書自申公以至於毛公則為詩自高堂生及孟卿則為禮自胡毋生以至於房鳳則為春秋後漢儒林傳之所載自劉昆以至於孫期則為易自歐陽歆以至於楊綸則為書自高詡以至於衛宏則為詩自賈

晉至鄭衆則為禮自丁恭以至於謝該則為春秋獨董鈞以禮名家皆昭昭可見者

習慶氏禮求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等多令參議多從用

然漢之諸儒於經各自名家漢之為制每家則各立博士初叔孫通為博士是時雖有博士之官而挾書之律猶未除至惠帝除挾書律孝文復廣游學之路而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論語孝經爾雅皆置博士至五經家得列於學官者不過詩而已矣故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翟圃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謂此也景帝復立齊表因詩而獨經猶未立也至武帝憲章六學統始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故孟堅之贊儒林有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帥衆至千有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石蒼易惟有楊氏揚叔光後春秋惟有公羊而已夫立五經而獨有四蓋詩經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耳至宣

帝嘗於書則復立大小夏侯於易則復立施孟梁丘於禮則復立大小戴於春秋則復立穀梁在宣帝時於易則復立京氏在平帝時則又復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與夫古文尚書徒劉歆之言也死武中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儒林傳書有歐陽小大夏侯詩有齊魯韓氏禮有大小戴春秋有公羊嚴顏凡十四博士今戴於百官志乃太常之屬也肅宗建初中會五經於白虎而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師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此其大畧也雖然兩漢諸儒之經術豈苟然哉若丁寬之讀易精敏而作易說三萬言

寬字子襄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訓故后蒼之兼通詩禮而作后氏曲室記

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后蒼字近君

寬與王子中周王孫又皆著為易傳顯名儒林夏漢勝之善說禮服袁固之不曲學阿世申公力行之說王式三百五篇之諫諍諫諍也王也韓嬰

之論事上前雖仲舒不祇難以至梁立質之徒豈希時字長隨翹豈希時字長京房

分卦直日之法長於占驗此其所以見述於兩漢也史以煩碎不可行

京房字子真若注冊之學義研深而作易通論京房字子真景鸞之能理詩易而

作易說詩解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任定祖安也之君今行古楊子

行政也之說經鏗鏗載馮字少解經不窮鍾興字少之學行高明召伯

春也之德行馴訓董鈞明伯文之號為通儒丁恭字子然之學義精明周防

之撰尚書雜記許叔重名之五經無雙又作說文解而作五經異藝之

書以傳說或何林之精研六經而作訓詁春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之書又以春秋較漢事而妙得公羊之本意不窺門以至衛宏

仲字敬之好古學

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諫七首行于世

既從謝曼卿受詩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復從杜林受古文以作訓

旨之篇服虔字子亦作左氏傳解且以左氏六十駁何休漢事之說凡

其所以見述於東漢

何休駁漢事六百條自謂妙得公羊本意

然西漢之儒治春秋明經術者有若董仲舒者矣學春秋雜說有若公孫洪者矣時行貨行帶經而鋤有若兒寬者矣疏廣之明春秋夏侯始昌之通五經季尋之好洪範翼奉之明經術而有六情十二律之論師丹之深於議論而多切直之言其他如篤志於學號為鄭魯大儒者韋賢也兼通五經能為駟氏春秋者王吉也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康衡也文義至深度越諸子者楊雄也好古強博集為七畧者劉歆也議論通明以禹貢行河有如平當者焉明經潔行定宗廟之祀有如貢禹者焉身為儒宗有如蕭望之者焉經學明習有如翟方進者焉以至於兩龔鮑宣陸孟之徒亦皆以明經顯於世而不載於儒林傳者何哉東漢之儒其好古學明於左氏周官長於曆數有若鄭興者矣兼通五經穀梁之說尤明左氏春秋有若賈逵者矣字景博通五經有若馬融者矣季長經傳洽熟號為絕儒有若鄭元者矣且祭之明經稽古榮字春卿時賜以車馬榮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顯宗三雍初成拜

為五更

丁鴻之殿中無雙

鴻字孝公從榮受歐陽學論語白虎觀

鄭衆之兼通經傳持節使匈奴而不肯少屈

顯宗時從鮑駿子以家事廢國家之言還就國

陳元之為學者所宗而上疏光武不可有祭公輔之名皆其不可泯者

及觀其淵源之際則鄭興傳之鄭衆仲師賈逵本之賈徽逵父傳父

業而東都遂有賈鄭之學故撰左史條例校三統曆者鄭興也條奏左

氏三十事肅宗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撰歐陽大小夏

候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毛氏異同及為周官解故者賈逵也作陳

春秋推記條例者鄭衆也著三傳異同之說為注羣經等詩易諸經之

注則出於馬融

病賈逵鄭衆之注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故作三傳同異說時欲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融初上廣成頌諷不可廢講武忤

鄧氏旨後懲艾為梁真章章奏作大將軍西第頌為正直所羞
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作六藝論毛詩譜周禮難以及於五經之異義
則出於鄭元而亦不載於儒林傳何耶得非其出於事業他有可書者
於史氏之條列固當別出邪不特此也東漢之儒其博洽多聞則推之
於杜林閉戶講論則推之於魯恭五經復興則推之於魯不經為人師
則推之伏湛博學多通尤好古學則推之亘譚如馮豹之道德彬彬翟
酺之四世傳詩周舉之五經縱橫道古今者慮植也其學本於馬融而
能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濟世美者崔植也而其學本於駰安而能與
諸儒博士雜定五經延薦之論解經傳而服虔以為折中蔡邕醇伯之
正定五經而後儒之咸所取正若乃公羊嚴氏春秋樊儵之冊定章句
既以樊侯各其學矣而張霸以為猶多繁碎復施滅定之力焉氣都之
儒不既盛乎范蔚宗乃曰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
言獨鄭康成括囊夫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
所歸消甯每致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乃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吁即此可以論東漢諸儒之學

唐之諸儒

唐自太宗銳情經術開文學之館召名儒之流且命學士番宿更休與
之討論古今道前王成敗之事日亥夜艾未嘗少怠而又雖正五經頒
之天下使諸儒作為義疏以久其傳至於元宗亦詔群臣舉通經之士
而褚無量馬懷素之徒勸講禁中加以尊禮集賢院之部分典籍軋元
殿之博彙群書註由是開元之世經籍大備唐世儒學之盛良有以
也且當時之儒者果何如哉博通五經明於左氏有如徐文遠字著書
博辨撰為釋文有如陸德明精於詁訓考定五經有如顏師古字撰書
撰孝經章句作五經義訓有如孔穎達字仲

正觀中講以能問於不能此與師古同受詔為之詔號義贊後詔改
為正義

以至王恭之三禮義證號為精博王元感之詆先儒同異號為五經指

南

武后時撰書糾繆春秋振滯魏知古數曰五經指南也

褚無量之講經博敏尹知章之偏明六經鄭餘慶之奏對多傳經義而
行已全潔鄭覃之經術該深而刻定石經鄭綱之進以儒術而守道寡
慾此則以經行明名者也徐堅等薦宗博貫經史有若歐陽詢字信者

為與魏證虞世南哀次經史百氏以太宗欲知前世得失故也。帝王
興衰之要有若蕭德言者焉太宗愛其書博美北方陳壽有若敬播者

為博通經史有若馬懷素者焉此則以經史顯者也以商踐猷之博學
多通而有五總龜之名謂龜千年五聚元行冲之博通故訓梁人常而
能辨古銅器之作

有人得銅器於古冢曰此阮咸所作也命易之木為之遂謂之阮咸
孔若思之多識古今而多恃之大政必咨而後行徐堅之諳識典故而
當時之譏次蓋由於高選路敬淳之明於姓系而以譜學名其家柳冲
之學而以姓系著乎錄

唐初姓系譜學惟敬淳名家後柳冲韋述等皆祖之初太宗命諸儒
撰姓氏志先天時復詔冲及徐堅吳兢等討綴書成號姓系錄

若乃曹憲之邃於小學而能復興古文註述廣雅武平一之博學通春
秋而能答崔日用三威唐七穆也之問晉六卿齊楚執政之數

唐武平一傳崔日用問武平一曰魯三威鄭七穆如何答曰慶父叔
牙季友威三子矣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
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
子良子國子印子游子豐也一坐驚伏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威公
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
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不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

鄭欽說之博物而能辨旬服黃鐘之銘

初梁大傳任昉於鍾山得銘曰旬服黃鐘當時莫能辨欽說得之於
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云云人服其智

此則以博學聞者也寧拒觀史之詔而不肯開史官之禍守職不盈若

朱子奢者其直節為如何能變豪奢之習而省損駟馭之數聞風自化若楊公權縮者其清節為如何不特此也元宗尊尚經術選置學士而張說實倡之至於用天下知名之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使開元之盛見述於後世則說之功為多焉唐之諸儒大槩如此而其間以傳授名於世者若啖助之淹該經術善為春秋考三家之短長而集傳例統之書作又有趙康字伯陸贄為之高第而纂例之書出焉雖然儒亦患於難全也顏師古於古篇奇字討析雖熟而讎校之際使商賈之徒亦竄選中孔隸達之義贄包貫雖詳而其中不能無謬冗焉嘉運駁正其失互相譏詆而啖助之言春秋亦多鑿意得不有惜於此哉唐三百年間獨韓愈者與孟軻楊雄相為表裏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史氏謂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皇皇仁義篤道君子信矣自今攷之論官市諫佛骨雖之死不悔逐鱗魚諭庭濼軍其感人動物有如此者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蓋將祿仕於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耳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槩聖德詩約乾之文言也別知賦約詩

之谷風者也佛骨表有似無逸之書進學解有似學記之說乃若符讀

書城南或謂誘入以利祿之學孰知約齊雅肄三之意感二為賦或謂有羨於榮光孰知約飲食教載之旨至於原道師說等數十篇昔與衍宏深佐佑六經其道蓋自此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絕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家訓笑哈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而其言始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三十四

弘治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士門

唐取士之科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明字明算者焉有一史有三史者焉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者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一經者焉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者焉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者也以上見凡學有六曰國子皆錄國曰大學曰四門學禮記四郊立學之曰律學書學算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學凡館有說於四門置學二曰洪文館曰崇文館而崇文館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送之于尚書省此之謂由學館之生徒也不由館學者皆懷牒而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攷功而復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蓋自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一時所欲而列為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舉也三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材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損益又各不同如小學

高祖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

如州縣學則始於**高祖**之時

於門下別置有生員詳見制度門

崇文館

陳嘗置亦有生員**正觀**十三年置

則置於太宗之世至於有所謂崇元學

開元二十五年置習**莊**老諸子

有所謂廣文館

天寶九年置於國學以領生徒為進士者

則又**明皇**之所增也鄉貢之法至**天寶**而暫廢

自**開元**七年帝注老子成詔貢舉人減論語尚書而加試老子則創

崇元學之意已兆於此**天寶**二年改為通道學

蓋欲盡田於學館也明經進士或與孝廉而並行蓋從揚館之請也法

制之公革大畧如此而其諸科所試之業又有可言者如明經則有大

經禮記春秋中經毛詩周禮小經易書公之別如史料則有史記漢書三國

志之別於書則有石經說文字林之辨於算則有孫子五曹九章海島

周髀五經算及綴術緝古記遺之數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時務所

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

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者又所以審其識也此其所習之業大槩如此然周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為乎尚書論語所當習也而開元之道舉

即崇元學中所習老莊故號之道舉

乃易之以老子果何為乎進士之科試以策矣

試時務策五道

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外復加以雜文

加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進文之科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用趙贊之言

時贊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

或罷詩賦而易之以箴論表贊是果合於古乎故劉思立言於前曰明

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

高宗永隆三年時思立為考功員外郎

楊綰言於後曰

代宗寶應二年時綰為禮部侍郎

進士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至李栖筠等之議亦以經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豈知移風易俗之化亦可以見當時所趨矣是以鄭覃

文宗時以經術位宰相

深嫉進士之浮薄請罷之而李德裕武宗時宰相遂一切而欲廢之此又忿

激不平之論也然大抵唐諸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焉

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患之

如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均皆舉進士第者也歐陽公唐選舉志曰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所守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

科舉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州長則書其德行道藝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鄉者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古之制也漢世取士策于天子曰賢良方正察於州郡者曰孝廉茂材升於學校者曰博士弟子以至書疏論事更稱其職公府辟召亦皆得以自奮於其間大則取其行次則取其學又次則取其言又次則取其能廣其科目以籠天下之材遣詣丞相府書行藝年郡食其家貧落簿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楊乞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故能自持於鄉里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効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選用此猶有古人考行之遺意如晁錯董仲舒公孫洪魏相則以賢良對策舉如路溫舒王吉鮑宣蓋寬饒則以孝廉舉蕭望之康衡貢禹兒寬則以明經舉主父偃徐樂嚴安則以上書進武帝之詔有令州郡

察里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是舉茂材者也公孫洪功令有大常擇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是選弟子者也。後漢光武以科目取士順帝時左雄有察舉之法限以四十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於是得陳蕃李膺之徒魏陳群有九品中正之法及其弊也惟知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故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至隋開皇而罷於是而始有進士之科至唐取士之科大要有三學館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而天子之有詔者則曰制舉如師德之薦狄仁傑韓愈之排佛老李絳之直道進陸贄之論諫皆由進士者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進韓休以文經邦國進姜公輔以直言極諫進元稹以才識兼茂進此由制舉得者也何蕃持節守正而六館之士遂不從亂則學館之所得者益可知矣然而唐得人之盛尤盛於進士唐史臣曰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有取於進士也其後楊綰雖力言進士之弊請復孝廉之科而終不之勝鄭覃嫉進士之浮薄屢請罷去而卒之不聽

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其議亦寢而不行終唐之世進士之科雖不改而試者猶恨其一切取文藝而畧行實也雖然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薄不書以第盧照隣賂實王文章為冠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是豈不足以厚士風乎。宋取士有賢良有宏詞有進士數科皆之以得人富公蘇文忠以制科進蘇易楊文忠以宏詞進杜祁公范文正韓魏公歐陽公李文靖向文正皆由進士舉其他名臣可勝數

學校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故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皆其教之畧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皆其教之節也禮射於序則州長主之飲酒于序則黨正主之春秋時序不毀鄉校則春秋猶未盡廢也秦人廢書坑儒則學絕矣

漢高祖時叔孫通為奉常雖有諸子弟共習禮儀然未遑庠序之事文帝始廣遊學之路武帝慨然上慕三代公孫卿為學官悼道之久僻乃請增置博士弟子員太常擇民儀狀端正者請著功令自此來公卿大夫士更彬彬多文學士之矣東漢之興修造太學遂明帝行三雍之禮冠帶園橋門者億萬計而又別立學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弟入學此漢而學之盛也安和以來博士倚席不講而學舍鞠為園蔬唐制諸學有國子有太學有四門律學而京師州縣又皆有學皆隸國子監而博士必為之分經教授太宗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四方學者雲集京師四夷皆遣子入學范祖禹作唐鑑亦云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為盛天寶以後學校益廢至宋太祖當干戈甫定首幸國子監天聖中王沂公守青州請為州立學仁宗時從其請而郡學之建自此始景祐潘鎮立學而駸駸益盛慶曆三年不獨潘鎮而州府軍監在立學矣於斯時也師儒之官其精求審擇之意見於詔令有曰必取文行學官講說神宗之時天下官悉自朝廷除授而天下之學愈重矣

教化

司徒一職謂之教典而教法之施凡十有二自此間則使之相保相受
 自州而鄉則使之相調而相賓州長之教治政令則屬其民而讀法黨
 正之政令教治則又屬民而讀法師氏掌詔王者也則教之三德教之
 三行保氏掌諫王者也則教之以六藝教之以六儀而司諫則掌糾萬
 民之德而勸之以朋友正其行而強以道藝此化之純被於天下而入
 有士君子之行也秦人變古一切以勇力為尚其所以教民者非殺敵
 獲首之事則戰爭鬪攘之法里則使相司而連坐家則使子弟而出贅
 其相親相保之意將安在哉漢之文帝清淨寡慾躬行淵默專務以德
 化民以道德為罷示朴以為先列於朝廷者如石奮之長者用於州縣
 者如文翁之興學是以海內富庶興禮義自愛而重於犯法先行義而
 後誣辱也孰謂教化為迂闊哉至於孝武急於用兵興師之事而何暇
 教化孝宣區上於獄訟名實之間而何暇教化唐之太宗却封德彝刑
 罰之說用魏證教化之論偃武修文力行仁義鞭背之刑不忍用也斷
 右趾之法不敢存也是以家給人足歲終斷獄纔二十九人四夷酋長
 皆龍衣冠坐享仁義之效孰謂教化為迂闊哉明皇狃於太平奢侈之
 習初何心於教化憲宗奪於皇甫鏞拮刻之習而亦莫知所以教化矣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專以教化養育天下而生民何其幸歟

射

射之所起起自黃帝繫辭云古者揉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皆黃帝之臣也是弓矢起於黃帝也
 虞書曰侯以明之是射見於堯舜也夏商無文周則具矣故弓之別有
 六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棋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射侯為
 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矢之別有八司弓矢曰枉矢絜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箒矢用諸弋
 射常矢痺矢用諸散射侯之別有三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則共能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周制諸侯歲獻貢
 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
中少者不得與祭數不得於祭而君有責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又曰射
之為言者澤也澤者各澤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
射有三焉曰大射曰賓射曰燕射七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
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司裘云虎侯熊侯豹侯此大射之侯也梓
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
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豹侯二正此賓射之
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卿射記曰九侯天子熊侯
白質諸侯麋侯以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麋豕此燕射
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
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
五采以為正燕射之侯則畫能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
也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

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
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
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德也白虎通曰天子射百二
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卑遠者所
制近也通典曰按鄭元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
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
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
得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疏
亡者未之有也漢明帝則行大射禮於辟雍唐武德則行大射禮於武
德殿正觀則行於觀德殿開元則賜百官於安福樓下自此遂廢矣
宋朝淳化五年行大射詔有司講求典故自周官射禮及開元開寶禮
斟酌損益為圖來上其儀之陳始如元會謁見已事武弁改服酒行有

補樂詩有節熊羆設侯金石在蓋賞物罰爵東陳西置衣裳冠冕制邦
尊卑表著埒位辨遠近威祿儀緝璀璨焜耀帝覽其圖庸極嘉嘆將俟
弭兵舉行其禮皇乎烝哉爰暨咸平光紹前烈講肄池上慨想古禮聖
聖心傳同出一揆此皆大射之禮也其外又有鄉射之禮主皮之射有
習武之射鄉大夫之職曰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漢甘露石渠議黃門侍郎臨奏鄉射合樂
大射則否何也韋元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故有樂矣時矣
為然此鄉射之禮也主皮之射有二一乃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
射善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
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乃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
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此主皮之射也司弓矢曰弧矢以授射甲革
楛質者此習武之射也古者祈子帶弓韞生子垂桑弧其成童也教以
射其貢也試以射又有投壺之禮以習于射夫投壺之籌曰矢勝筭則
以馬贊其詩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

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節相類則投壺亦
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
欲而寓其所惡使其樂為之不憚則平日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
侯與齊侯左昭十年宴於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者又古人
所以習射者也其可忽哉

博洽上

博洽之士古今之所重也然其所以為博者則有不同焉如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右史子革能誦祈昭之詩司馬遷自幼即
誦古文而又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講業齊魯之都
觀夫子遺風是以涉獵廣博貫穿經傳馳騁今古楊雄博覽無所不見
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
頡故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賦莫深於離騷故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
如故作四賦班孟堅以為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皆博物洽聞通達古
今又謂向雄博極群書非虛言也後漢周興博學洽聞而三墳五典無

所不覽謝該博通群藝周覽古今而孔融謂其卓然比跡前列

建安中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
至於傳學比稽古周弼比之武庫以為五經縱橫一時之傑則有若晉
之裴頡傳綜典藉當時謂號為書淫而得武帝一車之書披閱不怠則
有若晉之皇甫謐博學多通為左氏經傳集解而自言有左傳之癖則
有若晉之杜預博極群書於文字禽獸草木尤稱精詳則有若梁之顏
協編覽經史人主問以大義及歷代史商較縱橫應答如響者梁之徐
摛也博學無所不見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而五經笥之目虞世南
猶能道之者梁之任昉也淹貫古今號為書籠以文選之學講授諸生
者唐之李善也天資好學得集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者唐之陽城
也天下之書無有不讀而一經目則弗忘文宗以為當代仲尼者唐之
王起也此皆博於學問者也漢武帝七書三篋惟張安世識之後求得
其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後漢應奉九所經履莫不暗記錄囚徒數百千
人其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王充關市肆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荀悅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亦能誦記稱衡讀蔡邕碑一覽之餘書
之不差而所不能明者止於石缺二字楊脩與曹操讀曹娥碑先悟黃
綰壅旧之句而謂有智無智校三十里魏王燦讀道旁碑而闇誦之頃
不失一字唐蕭穎士與李華陸據讀龍門道旁碑穎士即誦華九再閱
據三乃能盡記而聞者謂三入之才於此焉分若乃所談數百千條皆
王儉之所未觀而為儉之所歎服者非齊之陸澄乎該通群籍任昉劉
諷輩以祕閣四部之書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且叙述作之體
莫見所遺非齊之何憲乎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以四部書目試之自
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且及於作者姓名非梁之臧嚴乎暗寫漢書五
行志畧無遺脫非梁之陸倕乎答劉顯漢書十事之問無所疑滯非梁
之韋載乎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從訪問而能識格酒
之字知作譜之因記荷橐千里酒之事又非梁之劉杳乎元魏闕駟於
三史群言經目則誦之時人有宿讀之譽隋王劭之在齊時答祖考證
等古事之問具論所出而取書驗之一無舛誤唐李邕謁李嶠求見必

書未幾辭去而李嶠試問之際與篇隱帙了辯如響呂向即市閱書而
記問之敏至於能通古今韋述觀元行沖數車之書而於前世之事孰
復熟詳諦如指諸掌張巡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亡而士卒居人一見
問其姓名後無不識唐德宗詢凌煙閣壁文之缺無能知者而蔣義以
為聖曆待臣圖贊口誦帝前不失一字遂使德宗歎息有虞世南默寫
列女傳不能過此之言古者又有策士之法梁沈約策以經史十事者
劉顯也而顯對其九梁湘東策以百事者張綰也而綰之對止缺其六
故有百六之目此皆博於記誦者也鄭子產吞韓宣子黃熊之間而知
繇之化為黃熊吞叔回實沈臺駘之問而知宋遷閔伯於商丘而主辰
遷實沈於大夏而王參晉蔡墨因龍見於絳而言豢龍御龍氏之源齊
內史因神降于莘而謂祝融禱杙鸞鷲應三代之典東晉論曲水而知
羽觴隨波金人奉劔之事此皆博於古事者也子夏問讀史記者有晉
師三豕渡河之誤而辨其為巳亥之字晉荀勗撰次汲冢竹書以為中
經而列之於秘書東晉觀汲冢之書而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齊王僧虔
見楚冢簡書而知其為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之文若夫議美陽之
罪而識其為周室褒賜大臣與其子孫之刻銘先功者則漢之張敞也
覩缺簡而識其古文尚書所刪之逸篇觀古器而能讀其隱起之文無
有疑滯者梁之劉顯也於齊永明時而能辨襄陽竹簡古書為周宣之
前者江淹也於梁武帝時而能辨鄱陽王真本漢書之偽者劉之遴也
辨旬服黃鍾之銘則唐之鄭欽說也此皆博於古文者也晉昭子問少
皞官名於郊子告以黃道以來紀官之制後漢應劭博覽多聞著漢官
禮儀故事而朝廷制度多劭所立若無書不讀長於漢書舊典則蜀之
孟光也祖宗制度之儀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則蜀之胡潜也博物多識
聞無不對而能興造制度則魏之王粲也博究儒術而羊祐等分定禮
儀律令皆先諮而後施用則晉之鄭冲也練習朝議世相傳授並諳江
左舊事而為王氏青箱之學則晉之三彪也朝儀舊典晉宋以來故事
撰次諸憶無所遺漏理事之際斷決如流而自謂江左風流宰相若齊
謝安之比則有若齊之王儉焉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故事沈約

其諸博雖胡廣無以加則有若齊之范岫焉歷任三代該悉舊章慎
洽聞當世取則有若梁之沈約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王儉居職以後
莫有逮者朝儀國典皆預圖議則有若梁之徐勉焉詳練故事自晉宋
起君注亦能記誦梁武帝每訪前事即以所問隨機斷決而任昉則有
讀誦之號則又有孔休源者焉以至元魏之鄧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
事唐之蘇瓌多識橐書舊章一朝詔策咸所刪正此皆博於典故者也
元魏崔浩總覈天人之際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故其推發惑之
失而知其入秦之分推三陰用兵之義而知蠕蠕之必克高允論漢元
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謂金水二星無因背日而行崔浩始雖不復及
加攷究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果如允之所言此非博於天文者乎漢
夏侯勝舉洪範傳厥罰常陰之證而霍光張安世益重經術之士梁丘
賀筮旄頭劔墮之異而宣帝以其應加近幸之禮京房分六十四卦更
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而各有占驗此非博於陰陽卜筮者歟昔
裴秀為禹貢地域圖其體有六而因地制宜以校險夷之異潘京辨武

陵郡名而知其改於漢光武之時齊崔慰祖答謝朓地理十餘事之
問而酬據精悉朓遂有班馬復生無以過此之歎梁裴子野能知白頭
滑國之所自出唐李伯樂能知琅邪川稻之所本以至唐許敬宗古長
城之對昆明池之對帝丘濟水之對條陳不差買就於天下地土山川
必究知之故有隴西山南之圖朓湟甘涼之錄而海內華夷古今郡國
亦莫不有圖宋劉敞使於虜中亦能以松亭徑易之路質其譯者使之
相顧駭愧此非博於地理歟

博洽下

季桓子得土羊之異而仲尼辨之以為憤羊夫差得骨節專車之異而
仲尼辨之以為防風氏之節陳有隼貫楛夫之異而仲尼辨之以為肅
謹之矢聖人之博物通理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然古之君子凡所謂
博物亦豈無其人乎如管仲識俞兒為登山之神而謂霸王之君與介
葛廬聞牛鳴而知其生三儀之驗展禽識海鳥為爰居而譏滅文仲之
妄祀史趙以亥有二首為絳縣老人之年而士文伯能知其數東方

識建章騶牙而知遠方之來歸終軍識豹文鼯鼠而為漢武之所賞
言漢書無之晉竇伋亦識鼯鼠而據爾雅以荅世祖之問則亦可以為
博矣後漢賈逵澄神雀以為降明之證

顯宗時有神雀五采色帝以逵博物多識問之對曰宣帝威懷戎狄
神爵仍集此降之證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魏王粲識舊佩而復為玉佩之法周廟歌器漢末不存而晉之杜預則
能創意造之當時朝野以其胸中無所不有而美之以武庫之號若張
華之在晉則為尤博者焉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而又雅愛
典籍天下奇秘悉在其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武帝問漢宮制度
及建章千門萬戶則應對如流書地成圖時人北之子產而龍肉之異
則華能知之化知之驗則華能知之臨平石鼓槌之無聲者取於蜀桐
之扣豐城寶劍若龍泉太阿者得於紫氣之祥則又非華莫能識之以
至指南車之轉於銅機歌器之合於魯廟者齊之祖冲也觀白鳥之獻
而知其敬宗廟之應者齊之范雲也論宗廟之犧尊而以齊尊之牛形
為古之遺制者梁之劉杳也識人日之名而用量勛答問以測其說者
則若元魏之魏收荅太宗雅集之問而能知秦文公漢光武之祥則若
唐之褚遂良辨北虜之駿而誦山海經管子之書以曉之則若宋朝之
劉敞不特此也齊陸澄能十古器為服匿之名而知為單于與蘇武之
器唐元澹之能別辨銅器為晉阮咸之作此皆所謂博物者也後漢蔡
邕知夔桐之美而取以焦尾之琴聽鼓瑟之音而知其有殺心之兆晉
荀勗識趙之牛鐸而樂音杲諧識宮聲之鐸振於空地而得鍾以成衆
樂之和則唐李嗣真實能之見按樂之圖而辨其為霓裳之三疊則唐
王維實能之見岑陽古鍾而識其為姑洗之角則唐楊收實能之茲非
博於樂乎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則徐勳以知名於梁尤明姓系自魏晉
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則路敬淳以知名於唐通姓氏學世號肉譜
虞世南歎其可畏而美之為人物志則又李守素之所以顯於唐者茲
非博於譜牒者乎如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揚何習道論於黃子而為
六家要指之論則有若司馬談者焉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為古之遺制者梁之劉杳也識人日之名而用量勛答問以測其說者
則若元魏之魏收荅太宗雅集之問而能知秦文公漢光武之祥則若
唐之褚遂良辨北虜之駿而誦山海經管子之書以曉之則若宋朝之
劉敞不特此也齊陸澄能十古器為服匿之名而知為單于與蘇武之
器唐元澹之能別辨銅器為晉阮咸之作此皆所謂博物者也後漢蔡
邕知夔桐之美而取以焦尾之琴聽鼓瑟之音而知其有殺心之兆晉
荀勗識趙之牛鐸而樂音杲諧識宮聲之鐸振於空地而得鍾以成衆
樂之和則唐李嗣真實能之見按樂之圖而辨其為霓裳之三疊則唐
王維實能之見岑陽古鍾而識其為姑洗之角則唐楊收實能之茲非
博於樂乎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則徐勳以知名於梁尤明姓系自魏晉
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則路敬淳以知名於唐通姓氏學世號肉譜
虞世南歎其可畏而美之為人物志則又李守素之所以顯於唐者茲
非博於譜牒者乎如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揚何習道論於黃子而為
六家要指之論則有若司馬談者焉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新序說苑及洪範五行傳論則有若劉向者為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
數術方伎無所不究而集六藝羣書別為七畧攷定律曆著三統曆譜
則有若劉歆者為後漢王景廣闢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深沉多藝
班固傳貫載藉九流百家之言無不通究延覽博通經傳百家之書有
名京師劉寬學歐陽尚書京易韓詩而星官風角筭曆皆究極師法號
為通儒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而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義
其所善徐穉學嚴氏春秋京易歐書而風角筭曆河圖七緯亦所兼綜
兩漢儒者自經傳之外其他所習者如翟方進之好天文星曆蔡邕之
好數術天文鄭元之通三筭曆九章筭術任安之兼學圖讖申屠蟠之
兼明圖緯皆炳然可見者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湊內
外諮稟自覽訴訟手卷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酌應不相參陟悉皆瞻舉
則有若宋之劉穆之者為博覽經史陰陽百家之言精於天人之會自
朝廷禮儀策詔軍國書記無不關總而留心於制度科律長於謀計自
此張良而謂其稽古過之則莫若王元魏之崔浩梁顧野王通觀經史

氏族

精記默識而天文地理彗龜占候蟲豸音字無所不通後周沈重學業
該博為世儒宗而陰陽圖緯無不通涉隋劉焯以儒學知名賈馬王鄭
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而九章等術周髀七耀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
之術莫不窮其秘奧劉光伯於周禮等十三家之義並堪講授史子文
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凡此皆於經傳百家號為
兼通而不以一藝自名者也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於一而百世不可易者謂之姓別其枝派
名取以爲號者謂之氏合而言之曰氏之所出者謂之族如國本姜
姓則姜氏之正派者使是呂氏其他如申國許國之類雖同出於姜
姓而枝派却別後世姓氏淆亂俱失其從來今之姓方古之氏也
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
衰稱姓者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
後世非有親者附之屬藉或加於盜賊夷虜以逆賊異類為同宗然

則古之賜姓者別之今之賜姓者亂之也夫為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循理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裴駟注史記帝紀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繁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故世本論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古書所稱百姓皆謂百官蓋民無姓也唐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
漢左氏春秋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士命之氏諸侯以子為氏以謚為族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氏於居則東郭北門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燦然衆矣枝分派別初若參錯徐而攷之有綱有條猶指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諸掌孟仲李臧同出於魯也
向華蕩樂同出於宋也
表之後而為袁氏
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後為沈氏
魏故其後為魏氏
邑為氏也
其官因為史氏
奴祭天金人
功德明人
字如夏
後為郭氏
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
服君其後轉而為馬

乘小車遂轉而為車氏灌夫因以灌嬰所薦遂薦而為灌氏京房吹律而為京氏陸羽筮易而後為陸氏吳是本儀氏儀也因孔融之嘲而改曰是置嵇康本奚姓也因家嵇山而改曰嵇東晉本踈廣之後因避諱而改為東賀循本慶普之後因避諱而改為賀第五倫其先齊諸田之族也田氏之族衆以次為氏而因曰第五左思其先齊之公族也以有左右公子之名故因為氏而改曰左是又皆率意以更改其姓也至其後世相去既遠又安能辨其祖之所自出邪夫祁氏一族至周別而為陶唐氏至夏別而為御龍氏至商別而為豕韋氏至周別而為唐社氏至晉別而為范氏至秦別而為劉氏凡六別其姓為陶氏一族至齊別而為姚氏至胡公別而為陳氏至敬仲奔齊別而為田氏至齊王建之子別而為王氏凡四別其姓焉是豈非姓多而訛其族乎今夫社氏一姓也惟社伯之後不遷者為社城社氏至漢建平侯延年之後則為京兆社氏晉當陽侯翦之後則為襄陽社氏如子寬之後則為巨之社氏赫子威之後則為濮陽社氏是社氏一姓而五望也張氏一姓也而常山

王氏之後則為河間張氏留侯良之後則為武城張氏北平侯之後則為中山張氏後漢廣陵太守綱之後則為馮翊張氏後漢蜀郡太守睦之後則為吳郡張氏晉司空華之後其一徙居河東則為河東張氏其一徙居河南則為河南張氏唐相安世居繁水則為魏郡張氏唐相鎬世居平原則為汲郡張氏唐相亮又為鄭州張氏其張氏一姓而十望也劉氏一姓也而楚元王交之後則為南華劉氏景帝弟子趙欽肅王之後則為廣平劉氏長沙定王之後則為南陽劉氏光武子廣陵恩王之後則為臨進劉氏章帝子河間孝王之後則為尉氏劉氏唐相又靜唐相瞻則為彭城劉氏其劉氏一姓而六望也若是則豈非望多而訛其姓乎非特此也至其弊則若河南劉氏則出於匈奴冒頰能無累於劉漢之後乎安東王氏則出於阿布恩營州王氏則出於高麗能無媿於周齊之後乎柳城李氏則出於契丹代北李氏則出於沙陀李正己則出於高麗李寶臣則出於奚種能無媿於臯陶之後乎此後世之弊也蓋自秦滅學之後公侯子孫失其本末漢興哥馬遷乃約世本修史

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震夏商周昆吾大彭豳韋齊威
晉文皆同祖也更王送伯漢高祖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書
曰非劉氏無功而王者天下共誅之遠至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則棄
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棄傑以實京師舉諸田
屈景皆右姓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古姓晉宋因之
于時有司選舉必稽籍而改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由是有譜
局令史江左則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顏陸為大山
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
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首之虜姓者魏文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
族皆其宗屬部落也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曰膏梁曰
華腴而又有甲姓乙姓丙姓丁姓謂之四姓北齊因仍九舉秀才非四
姓不在選中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雖族已衰而子孫猶負世望
至有賣婚之弊由是詔高士廉等攷天下之譜牒進忠良退凶惡光宗
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腴右寒賤合為九等號曰氏族志夫自

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贈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
守一氏持千餘年而不變其別非若古之多然人罕有辨氏族之原者
王氏之一也吾不知其出於元城之王邪邛城之王邪邛城之王邪劉
氏一也吾不知其出於陶唐之劉邪祖贊奉春之劉邪元海之劉邪晉
趙元本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
及馬矢之馬也後漢馬融先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為周衛之石周石
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
知之者反少其說果安在邪蓋由譜牒之明與廢也切考自古善論姓
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原自炎黃而下
如指諸掌後世如漢鄧氏官譜應劭風俗通王符潛夫姓氏篇晉摯虞
之族姓昭穆賈弼之姓氏簿晉大賈執之姓氏英賢宋何承天之姓苑
王僧孺之百家譜唐柳沖之姓系錄述之開元譜柳芳之宋新譜
李守素之內譜蕭穎士孔至之百家類例皆以名儒世學疲精歲月而
後成書唐張九齡而下至宋諸儒益盡信之然而因陋就誣不可以訓

自應劭以來所著大議如齊秦晉楚本非國姓亂其族系他姓尚多有之良由應劭一誤後世相沿未知有改故也獨林寶作元和姓纂稍能是正歐陽脩作唐宰相表凡九十三族尤為精詳至鍾陳韓高之氏亦有訛舛近世各儒又有作古今姓氏辨證之書者此譜牒之學也昔李義府不得與於李德崇之譜乃傳致其罪杜正論不能齒於城南之譜乃鑿摘其非今欲定譜牒而核偽真使天下後世知所以尊祖敬宗之道必能因其所是正其所非以刊一定之書如成周小吏之所職者以頒行於天下俾天下明其本系之所自出則世系之混糞昭穆之紊亂其何慮歟

群書考索卷三十四

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姓

書曰錫士姓。國語曰司商協名姓

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又曰昔少典生黃帝炎帝

少典者諸侯國號稱人名也

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史

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晉司空交子曰黃帝之子二十

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

姬 酉 祁 巳 滕 箴 任 荀 僖 姁 依

惟青陽與沐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史記夏義曰禹為姬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邕氏有男氏斟尋氏彤成氏褒氏費氏和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殷贊曰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宋氏辛桐氏稚氏北殷氏日夷氏。周語曰伯禹疏川道淵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姒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左傳襄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通鑑漢高帝賜婁敬姓劉氏。唐高祖賜徐世勣李氏終漢之世有易姓如衛青之徒其後劉元海本匈奴種以冒頓與漢和及其外祖遂謂姓劉其弊至此豈非高帝有以啓之歟。唐世人主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夷狄盜賊以逆賊異類為同宗其弊至此豈非唐高祖有以啓之歟。范祖禹曰古之賜姓所以別之今之賜姓適以亂之

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謂穆叔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

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設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

之子隰叔奔晉四世父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社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盟為范氏。

禮書曰古者或氏於國則秦晉齊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

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公王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

此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燦然著

矣

馬援其先趙將說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魯恭其先魯顏公為楚

滅遷於下邑因氏焉。樊宏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封氏焉馮紡先魏

之支則食采馮城因氏焉。宋暉其先微子之後也周襄諸侯滅宋奔

碭易姓為朱本傳注姚策

族

書堯典曰以親九族以睦高祖九族之親。皋陶謨曰篤叙九族。仲氏之誥曰志自滿九族乃離。

詩葛藟刺平王也棄其九族焉。角弓刺幽王不親九族也行葦內睦九族。

周禮小宗作掌三族之別

禮記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三族父子孫也

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氏。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族兄弟

陳禮書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內儀禮士昏禮記仲尼

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

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流

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

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頌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

人元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

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彼謂

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已女昆弟適

父者子為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為四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

昆弟為三族母之文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

為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魯

威公六年有娶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預注曰九族謂外親

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

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每妻曰黨而已又

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

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正何則小記曰親親以三

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以

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

曾玄九也

宗

左傳定四年祝祀曰成王遷建明德以蕃屏周分魯公以甯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分康叔以商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隱六年翼九宗五正傾父之子嘉父送晉侯于隨

注云五正五官之長太宗一姓為九族也

自唐始分世為晉世強家及晉襄卒得強家之力此宗法之所以善也又叔向云羊舌之宗十一族亦此類也

大宗。小宗。百世不遷之宗。五世則遷之宗。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疎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

疎有別而不式

禮制所謂不式漸之類

貴賤有繁而不簡文王世子曰維為庶人冠取妻必告然

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稱先君故為別子而斷別者族人宗之為太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毋妻亦無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既已無服遂易其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然言繼別為宗人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言無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

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而莫之宗。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為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

說者曰陳國錄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宗以族得民蓋綴之以族王者所以一天下後世徒蔽於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可復用如商之士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家大族有害於國豈成王不仁於二國哉是必強宗大族禮義是以齊其家而好尚足以率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治者此孟子所以拳拳於巨室也不幸魯之戚園之田井國遂君遂以大家為不可容園人主都關中遂從

齊諸田楚昭王屈而武帝以六條訪察自以強宗蒙右為言陵夷至於晉士大夫猶有群聚而揆起者不幸五胡亂華奔逐四至於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宗以族得民之事始散而不可復收矣

禮記載大宗之法皆古大夫之家有采地者也蓋嘗論之天下有大宗天下是也國有大宗諸侯是也家有大宗大夫是也天子既為天下宗矣而王子王孫之又為諸侯則猶為一國之宗諸侯既為一國之宗矣而公子公孫之為大夫則猶一家之宗若士夫庶人有升而為大夫則一家之人宗之大夫有進而為諸侯則一國之人宗之人宗之諸侯有黜而為大夫則宗其為諸侯者而已不得為宗大夫有廢而為士庶人則宗其為大夫而已不得為宗至於公族踈遠而為士庶人則皆宗於人者也舉天下之人已不為宗則宗於人未有獨立而無宗者也

陳波曰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未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者此甚可

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其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

李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子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然小宗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異同

按左氏之書子長之史記其載諸國姓氏與夫世裔皆有可疑者。春秋之時諸侯之國九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可以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可以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其爵其姓皆不可得而知者三十有三。鮮虞陸渾之類是也。不知其姓不可得而見之矣。

而知其姓者又不可究信。如以趙為羊姓而子長又以為姬姓，以邾姓鄆國為重黎之後，又以為吳國之後。此其言異同固不足論。至於姜氏為伯夷之後，又以為四岳之後，是其言自相異同矣。舜之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若以四岳為伯夷，則是唐薦其才也。豈其然乎？此左氏之言姓氏所以為可疑也。子長之史記始於黃帝迄于漢武天子世次見於帝紀，諸侯世次見於世家。夏之後則為杞，商之後則為宋，以其世家本紀併而攷之，則其苗裔歷歷而可考。至於滕薛邾郟之屬，雖其事見於春秋，而其世次之不傳者又不可盡信。堯乃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娶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公與舜同為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則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而臣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紂而伐之必不然矣。此子長之論世裔所以為可疑也。大抵去古既遠，抱舛承訛，無所取正。左氏猶然，况子長乎？子長猶然，况班固以下乎？左氏以嬴姓為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為伯益之後，韋昭遂以為伯益即伯翳。